

506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中國語文

UB
28 1955



41

1955.11

中華人民共和國
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
革委員會於 1955 年
10 月 15 日到 23 日在
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
文字改革會議。這裏
是會議上一些活動情
況的照片。

(新華社記者孟慶彪攝)

全國文字改革會



①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主席團主席吳玉
開幕式

國文字改



②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胡乔木作總結性
發言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張奚若主持閉
幕式

字改革會





中國語文 1955年11月号(总第41期)目录

为促進汉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实现漢語規範化而努力……《人民日報》社論 (4)

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吳玉章 (7)

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郭沫若 (11)

对文字改革提三点建議……………陳望道 (14)

汉字改革和电报叶务……………朱學範 (15)

教科書裏的語言的規範問題……………蔣仲仁 (16)

关于中國文字的幾個問題……………謝尔久琴柯 (19)

关于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幾個問題……………郭山蔭 (26)

关于單一的民族語言……………格拉烏尔 (30)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 (33)

報道·消息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概況……………陳越 (34)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紀要……………聶策 (36)

封二、封三 圖片：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情况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開幕式

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 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

——《人民日報》社論——

語言文字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時也是社會鬥爭和社會發展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實現了歷史上所沒有過的高度的統一，並且正在掀起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因此在佔人口百分之90以上的漢民族中間，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文字改革和語言規範化，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的迫切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從10月15日起舉行了九天的會議，從10月25日起，中國科學院又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這兩次會議標誌着中國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開端。

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最重要的語言之一，漢語的書寫符號漢字，是歷史最長久、影響最深廣的文字之一。誰都承認，漢字在我國人民的悠久的文化歷史中有過偉大的貢獻。幾千年來，我國古代豐富的文獻典籍，依靠漢字保存下來。今後，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時期中，漢字仍然將被廣大的人民羣眾更廣泛地使用。就在長遠的將來，漢字也將繼續存在並為許多人所研究。但是不能否認，漢字有嚴重缺點，因此給學習和使用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由於漢字的難認、難寫、難記，使我國普通教育要在文字的教學方面耗費更多得多的時間。漢字在兒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掃除文盲工作中是一項沉重的負擔。要是保持漢字的現狀不加改革，就會嚴重地妨礙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對於國家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們的黨是向來重視文字改革工作的。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早就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文字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也已經是明確的。毛澤東同志在1951年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實現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時進行拼音化的各項研究工作和準備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語言工作者和文字改革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首先擬定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今年一月間發布，在全國各地展開羣眾討論。同時，由新聞出版界共同選擇了最通行的簡化字141個，分成兩批，在各主要報紙、雜誌和圖書上先行試用。討論和試用的結果，證明簡化漢字是為廣大人民羣眾迫切需要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搜集和整理了羣眾所提出的意見，就原草案加以修正，提出《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經過認真討論並提出修正意見之後，通過了以上兩個草案，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建議提請國務院審定公布實行。會議也同意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提出的“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和分次分批逐步簡化的辦法。在這一個簡化方案公布之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還要繼續搜集羣眾意見，繼續進行漢字的簡化和整理工作。

漢字簡化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使漢字的筆劃簡化，字數減少，逐步做到漢字有定形、有

定數，以便利於漢字的學習和使用。但是漢字簡化，還不是文字的根本改革。要更進一步進行文字的拼音化，那就需要做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和其他各項準備工作。在目前最迫切的一項工作，就是推廣漢民族共同語，同時力求漢語的進一步規範化。

漢民族的口頭語言，在目前的情況是這樣的：一方面漢語的方言紛歧，地區的差別性很大，另一方面漢民族已經逐漸形成一種民族共同語。這種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必須使這種普通話推廣到全國各地，普遍使用，並使普通話在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有明確的規範，中國文字才能順利地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規範明確的民族共同語，拼音文字就缺乏一個確定的基礎；如果不積極推廣民族共同語，拼音文字的推行就會遭遇很大的困難。

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是同文字改革的工作不可分離的。但是推廣普通話和實現漢語的規範化決不只是為着文字改革。無論為了加強漢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為了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為了充分地發揮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交際作用，以至為了有效地發展民族間和國際間的聯繫、團結工作，都必須使漢民族共同語的規範明確，並且推廣到全民族的範圍。這是完全符合全民族的當前的迫切需要，也完全符合漢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的。

漢語發展的过程是非常曲折複雜的。我們曾經長期用“文言”作為統一的書面語，留下了豐富的文獻。這種書面語原來必然是建立在口語基礎上的，但是後來同口語的距離越來越遠，學習起來非常困難，能夠使用的人只佔全民中的極少數，因此另外一種和口語直接相聯系的書面語不得不起來同“文言”分庭抗禮。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白話”，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民族共同語書面形式的主要源頭。宋、元以來，用“白話”寫的各种體裁的作品層出不窮，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文學巨著。這些作品的語言雖然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地方色彩，但是總起來說，它們的方言基礎大多數是長時期在漢語中佔優勢地位的北方話。這些作品也流傳到非北方話的區域裏去，非北方話區域的作者也有用這種“白話”來創作的，這就為北方話的推廣提供了優越的條件。至於口語方面，大約同這些“白話”文學作品的廣泛流傳同時，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話也逐漸取得方言區之間的交際工具的地位，被稱為“官話”，但是它的發展速度是落在白話文學的後面的。到本世紀初，隨着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我們的民族共同語的長期形成過程開始加快，社會改革家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張。“五四”運動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動搖了文言的統治地位。“國語運動”和“注音字母”曾經以政令來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在推行北方話方面也起過一定作用。這接二連三的運動反映了漢民族共同語以書面語和口語的統一形式在加速形成的事實，“普通話”這名稱逐漸代替了“官話”，也正是由這種事實決定的。

解放以來，政治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着漢語的變化，也提高了語言的社會交際效能。口語方面，能說普通話的人日見其多，普通話在語音方面要求接近北京語音的願望也越來越強。書面語已經基本上統一於“白話”，達到了原則上的“言文一致”。而且會寫會讀的人越來越多，書面語在口語的基礎上隨時在提高自己的精密豐富的程度，同時也就對口語的發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

我們的黨是向來重視語言的純潔性的。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屢次明白指示我們要怎樣學好語言，他的著作本身就是使用語言的典範。解放以來，黨和政府為語言的健康發展進行了不少工作。近幾年來我們的語言學家和語文教師熱烈地參加了對現代漢語的研究和討論；國家機關和部隊曾經普遍開展語法學習；廣播工作者和戲劇工作者開始注意正音訓練；新聞界和出版界也加強了文字編輯工作。這些實際行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在不同方面體現了黨和

政府的語言政策。也正是在這種有利的政治條件下，我們提出了漢語進一步規範化的任務。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已經通過了大力推廣普通話，即漢民族共同語的重要決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還要从學術方面來探討漢語的進一步規範化。為了完成這一重要任務，我們要進行許多工作。

首先要大力宣傳推行普通話的重要性。要讓人們正確地了解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普通話是為全民服務的，方言是為一個地區的人民服務的。推行普通話並不意味着人為地消滅方言，只是逐步地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而這是符合社會進步的客觀法則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會同普通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存，但是必須不斷地擴大普通話的應用範圍，要盡力提倡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盡力提倡在書面語言中使用普通話，要糾正那種不承認普通話、不願聽普通話、甚至不許子弟說普通話的狹隘地方觀念，糾正那種在出版物中特別是文學作品中濫用方言的現象。

要促使每一個說話和寫文章的人，特別是在語言使用上有示範作用的人，注意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語言的規範必須寄托在有形的事物上。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別重要的是文學作品，因為語言的規範主要是通過作品傳播開來的。作家們和翻譯工作者們重視或不重視語言的規範，影響所及是難以估計的，我們不能不對他們提出特別嚴格的要求。電台廣播員、電影和話劇演員，他們也都是語言規範的宣傳家，每天有無數的觀眾和聽眾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在向他們學習。他們在普通話的推廣上，過去已經有過很大的功勞，今後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推廣普通話的情況下，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須加強自己的語言的規範性。

其次，要採取一些行政措施。每年有上千萬的兒童進入小學，訓練說普通話應該從他們開始。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成百萬的教師是普通話最直接的教學者和宣傳家。教育部最近已經定出一個在各級學校推行普通話方案的草案，不久就會成為正式的方案。我們除了希望這個方案能夠切實執行以外，還希望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根本改革漢語的教學，使學生不但在語音方面，而且在書面語言的語法、修辭、邏輯方面都能得到有系統的規範化的教育，消除目前很多學生在中學甚至大學畢業以後還不會說普通話、不會寫通順文字的現象。文化行政部門也應當採取一些措施加強廣播、舞台、電影和出版物語言的規範化，特別是要注意利用廣播電台教學普通話，和在出版機關加強文字編輯工作。

為了促進漢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語言科學家必須迅速進行一系列的科學研究工作。比如說，上面所說的許多工作都同語言的使用直接有關，都需要從理論上了解語言的特點和作用。我們希望語言工作者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的原理和方法應用到現代漢語研究方面來，多做些科學理論的普及工作。社會上目前迫切需要幾部好的詞典和語法書，這是帮助大家正確地使用語言，掌握語言規範的顧問，語言工作者在這方面的責任是重大的。為了推行普通話，方言調查的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只有掌握了方言和普通話的對應關係，才便於有效地教學普通話。這以外還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俗語的詞彙和語法的研究，文言的詞彙和語法的研究，翻譯作品語言和外來詞彙外來語法的研究，語言教育的研究，這些也都是直接和語言的規範化有關的。

總起來說，改革漢字、推廣普通話和實現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是社會主義建設中重要的一環，是一個相當長期的工作。語言工作者，包括從事研究工作的和從事教學工作的，對於這一工作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必須按照“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訂出切實的計劃，認真地通力合作地加以執行。同時，每一個在使用語言文字方面有影響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都在這裏邊有一份工作可做，有一份責任要盡。只有把專門家的工作和羣眾的工作結合起來，才能早日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

(1955年10月26日)

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報告——

吳 玉 章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

同志們！

文字改革——我們這裏說的是漢字改革——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一個牽涉到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複雜的問題。全國語言科學家們，文字工作者們和一切文化教育工作者們，要緊密團結起來，兢兢業業，積極工作，長期努力，才能使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得到根本的順利的解決。

我們這次會議的任務還不是從根本上改革漢字，而是在漢字改革的正確方針之下，首先解決兩個迫切的具體問題，這就是簡化漢字和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漢字在我國人民的悠久的文化歷史中有過偉大的貢獻，它對於我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有着深廣的影響。漢族從有歷史的時期起，就用漢字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雖然古代漢字和現代漢字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如此，中國近鄰的一些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也曾經用過或者還在部分地用漢字記錄他們自己的語言。幾千年來，我國古代的豐富的文獻典籍，是依靠漢字保存下來的。漢字直到現在仍然是佔中國最大多數人口的漢族共同使用的文字。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事業中，漢字曾經被用來作為向中國人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的一項重要工具。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偉大事業，在文化教育和生產建設中，漢字仍然將被廣大人民羣眾當作一種書寫閱讀的工具而更廣泛地使用，這也是沒有疑問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漢字是有嚴重缺點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個字一個形體，看了形不能就讀出音，讀出音不能就寫出形，看了形和讀出音還未必就懂得它的意義，因此，必須一個一個地死記住，這就給學習和使用漢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漢字的筆畫多數是繁雜的，單拿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個常用字來說，平均每字有11.2筆，其中在17筆以上的就有221個字。我們的小學校，在6年中間，只能學習3000個左右漢字，而且未必能鞏固得了，更說不上完全了解。漢字比較常用的約有六七千個，一個學生不但在中學畢業不容易完全認識，就是在大學畢業以後也還有許多字不認識，還有許多字常常讀錯寫錯。

由於這種情形，學習漢字比學習任何一種拼音文字耗費更多得多的時間；也因為這樣，我國現行學制，需要12年才能修完普通教育的學科，比許多國家的學制要延長兩年。我們曾經試辦過三年制的工農速成中學，也曾經想把小學改為五年一貫制，事實證明有很大的困難。雖然這不完全由於漢字的難學、難認和難記，但是漢字本身存在的缺點，確實成為兒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掃盲工作的沉重負擔。

從實用方面來說，漢字使用在書寫、印刷、電報、打字、檢字、索引上面，都要比拼音文字耗費更多的勞動力。製造和使用漢字的打字機、排鑄機、電報打字機和其他各種運用文字的機器，都有很大困難。總的說來，要是保持漢字的現狀，不加以改革，就會嚴重地妨礙人民文

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對於國家工業化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有間接的不利的影响。

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自己的文字改成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寫、容易讀。很久以來，人民羣衆就創造出許多簡筆字，並且習慣於用行草書來代替筆畫繁多的楷書。近60年以來，隨着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文字改革這一問題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從清朝末年起，一直到全國解放為止，各階級各階層出身的愛國人士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漢字改革的主張和具體方案。很多人為了實現文字改革的主張進行長期的奮鬥。辛亥革命以後所產生的讀音統一和國語運動，漢字簡化運動，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對於漢字改革都起過一定的作用。過去許多年以來無數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文字是可以改革並且必須改革的。他們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的經驗，對於今後解決文字改革問題有很大的貢獻。

儘管我們前輩的文字改革工作者曾經作過長時期的努力，並且有過卓越的貢獻，但是在那個時代，要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中國文字改革問題，到底是不可能的。這只有在今天，當全國人民已經團結、組織起來，在人民掌握政權、國家完成統一的時侯，才会有這樣的可能。

毛澤東主席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就已經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確領導之下，語言科學家、語文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團結起來，一方面致力於國內兄弟民族文字的創製和改革，另一方面也盡力於漢字的改革。文字改革現在不止是一種理想，而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了。

我國人民已經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們，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我們這次會議所提出的兩項議程，就是按照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的方針確定的。

漢字簡化是為了逐步精簡漢字的筆畫和字數，以減少漢字在記認、書寫、閱讀和印刷中的困難。目前漢字的情況是這樣的：一方面在書本和正式文件上用的是筆畫繁複的楷書或宋體字，另一方面在人民羣衆中很久以來就已經普遍流傳着一大部分羣衆所創造的簡筆字和行草書。無論印刷體或手寫體，從形狀筆畫來說都缺乏嚴格的規範。這樣，在手寫的文字中時常發現所謂錯別字，在書本上也時常發現所謂異體字。漢字簡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羣衆手寫已成習慣的那些簡筆字用到印刷上面，以代替原來的繁筆字，同時淘汰印刷和書寫中常見的異體字。這樣，使漢字的筆畫簡化，字數減少，逐步做到漢字有定形、有定數，並且使印刷字體和手寫體接近。在完成漢字拼音化之前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民仍然需要用漢字來記錄語言、印刷書刊、教育兒童和成年人。就在實現文字拼音化以後，現在的漢字也仍然有許多人要用。漢字簡化，雖然不是根本改革，卻可以大大減少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困難，並且節省在使用文字時所需要的勞動力，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文化教育工作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在漢字簡化工作中，我們採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約定俗成”也就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方針。很多簡筆字，是羣衆的智慧所創造出來的。首先採用羣衆所創造、並且為羣衆已經習慣使用的那些簡筆字，同時運用羣衆習慣使用的那種簡化方法（例如同音代替、草書楷化和減省筆畫等）來創造一部分新的簡筆字，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一大部分筆畫繁複的漢字都簡化了。另外，我們把漢字的某些組成部分——部首和偏旁——逐步簡

化，類推到同一偏旁的漢字(例如把東簡化成东，陳、棟、凍這些字都可以類推簡化。把龍簡化成龙，凡是从龍的字都同樣簡化)，這樣就有更多的字可以簡化了。

用上述的辦法，很多漢字都可以簡化。但是我們不主張一次簡化很多字，我們主張穩步前進。這就是說，不是一次簡化，而是分成若干次，並且每次公布的簡化字，還可以分成若干批推行。今年北京和全國各地報刊試用簡化字，第一批試用57字，第二批試用84字，試用的結果極大部分讀者很滿意。事實證明這種分批逐步推行的辦法是很好的。當然，把應該簡化的字一次簡化，從印刷、出版和語文教學方面來說，都比較省事。可是一下子把大批漢字都改變了原來的面貌，許多已識漢字的人讀書看報，一定會感覺到不順眼，不習慣。而且事實上有許多漢字的簡化形式，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確定下來的。先在羣眾中間討論並試用一個時期，等到羣眾已經熟悉的時候，才正式推行，是比較妥當的。從印刷技術方面來說，鑄造簡化字的銅模需要有一定時間，要一次改鑄大批漢字的銅模，尤其要鑄得好看，也有困難。至於偏旁簡化，一個偏旁類推到許多個字，更應當分作多批逐步簡化。分次分批逐步簡化，雖然需要的時間比較久，但在推行的時候，卻比一次簡化順利得多了。

今年一月間，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以後，中央各有關機關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全國各省市文教界人士和人民團體，紛紛組織座談討論。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參加討論的共約20萬人。此外，我們還從各方面收到個人和集體討論的意見，共計5167件。事實證明，全國人民對漢字簡化工作是十分關心的。從我們收到的羣眾意見來看，極大多數贊成用簡化字代替原來的繁筆字。此外，羣眾對草案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根據這些意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初步修正了原草案，於本年九月，提請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加以審訂，審訂委員會最後同意了包含512個簡化字和56個簡化偏旁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作為漢字簡化的第一步，現在提請會議討論。此外，異體字整理表，經過各地羣眾討論，並由中央一級報社、出版社共同審訂，修正補充，現在一併提請會議討論。至於手寫體簡化，根據羣眾要求，將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寫印成範本提交有關機關，供初學習字的人臨摹和參考，因為這方面沒有甚麼重要的爭論，不需要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

這個漢字簡化方案，經這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我們擬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作最後審訂，然後提請國務院公布。由於這個方案包含有500多個簡化字和50多個簡化偏旁，一下子全部推行，在閱讀習慣和技術方面還是會有困難的。因此我們建議請國務院把這些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分批推行。

這一次的方案並沒有包括全部需要簡化和可以簡化的漢字，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行草書楷化的方法，漢字的偏旁還有很多需要簡化，可以簡化。有一部分已在羣眾中使用的簡體字，因為各方面的意見不一致，還沒有完全採用到這一次的方案裏來。此外，羣眾還將繼續創造新的簡體字；在這一次方案正式公布施行以後，羣眾創造簡體字的过程還會更快些。因此，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將繼續漢字簡化的調查研究工作，經過一年或兩年時間將再行提出新的簡化字表。總之，這一工作將繼續進行，直到漢字簡化工作最後完成為止。

大家知道，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同時積極進行漢字拼音化的準備工作。為了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使漢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從現在起，需要研究和確定一種妥善的切实可行的拼音方案，需要研究漢語詞彙和同音詞的區分方法，需要研究漢語的方言狀況和拼音文字適用於方言區的妥善辦法，需要調查研究各國文字改革的經驗，特別是調查研究使用過漢字的國家(如越南、朝鮮、日本等)實行文字拼音化或漢字改革的經驗。這些準備工作，有的我們已經着手作了，有的

在不久的將來就要進行。但是在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中，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逐步統一漢語的語音，或者更正確地說，使漢語語音在全國範圍內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並且逐步擴大這個統一的標準語音的使用範圍。怎樣才能達到這一個目的呢？這就必須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我們把這一項工作，作為迫切的具體問題之一，提到這次會議的議程上來，其原因就在此。

當然，推廣漢民族共同語並不只是为了文字改革才有必要，這是有關國計民生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漢語方言複雜，差別很大。不但南方人和北方人通話困難，就是同一個省甚至同一個縣的人們，語音也不一致。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我國停滯在封建社會，語言不統一是不容易改變的現象。當我國已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實現了完全的統一，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偉大的建設時期，這種情況對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不利就更加突出，而且改變這種情況的條件也完全成熟了。

漢族人民很久以來，就要求一種明確的統一的民族共同語，而且事實上在近幾百年來，這種統一的民族共同語也逐步接近完成。辛亥革命以後的“國語運動”就以統一全國語音為主要的目的。“國語運動”在這一方面有一定的成就，當時所提倡的“國語教育”曾經使不同地區千千萬萬的中小學生以及國外華僑，學會了北京語音。近幾十年的廣播、電影、戲劇所用的語音，一般也都採用北京語音，這一事實大大促進了北京語音的推廣。同時，隨着我國近代經濟交通的發展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普通話，這種普通話的詞彙和語法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它的語音雖然還沒有做到標準化，但也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接近北京語音的，因此儘管在廣大農村中和許多方言區的城鎮，方言仍佔着極大的優勢，中小學校和工農業餘學校在很多地區仍然用當地的方言進行教學，方言紛歧的情況仍然嚴重，但是漢語目前正在朝着統一的方向迅速發展，却是可以肯定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要依靠國家機關和其他社會力量因勢利導，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第一，要在全國的小學校、中學校和各級師範學校中用普通話進行教學。第二，要在部隊和機關中提倡使用普通話。第三，還要把普通話逐步推廣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以便逐步做到漢民族語言的統一。

民族語言的統一，不但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並且也是給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只有在統一的語音標準已經普及全國，為全國大多數人民所了解的條件之下，文字的拼音化才便於在全國範圍內比較順利地實現。因此，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這是一切文字改革工作者所必須重視的。推廣普通話需要做很多繁重的工作，如調查研究全國方言，編輯各種教材，大力培養師資，進行廣泛的宣傳等等。這些是語言科學工作者和語言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務，同時也是文字改革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積極準備文字拼音化，這些都是十分艱巨的工作。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積極動員羣眾，才能完成這些工作。文字改革的事業是人民羣眾的事業。沒有廣大的勞動羣眾、知識分子、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力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開展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這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全國關心文字改革工作的專門家、學者和一切熱心人士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在黨和政府統一領導之下，積極工作，穩步前進，貢獻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為完成文字改革的偉大任務而共同奮鬥。

同志們！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接受我這一誠懇的建議。我們的事業雖然還不過是開端，但是我們對於最後的勝利成功是滿懷信心的。祝我們的會議成功！（1955年10月15日）

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講話——

郭沫若

(中國科學院院長)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召開了這一次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來開展有關文字改革的具体步驟的討論，是和整個國家建設事業有密切關聯的。請讓我代表中國科學院首先對會議的召開表示衷心的慶賀。

中國文字，主要就是我們目前還在普遍使用着的漢字，作為中國言語的紀錄工具，已經有四千年左右的歷史了。在這四千年中漢字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發展有了很大的貢獻。我們的極其豐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絕大部分是通過漢字的紀錄被保留下來的。就在今天和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們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也依然要依靠漢字作為文化教育的媒介和社會生活的交際工具。

漢字具有着光輝燦爛的歷史是有目共睹的事。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歷代祖先為了使漢字能夠更好地為社會生活服務，為文化建設服務，是經常在使漢字發生着不斷的變化的。由殷代的甲骨文變化到兩周的金文，由兩周的金文變化到秦漢的隸書，由秦漢的隸書變化到魏晉以後的楷書，各種字體在形、音、義三方面，有的在逐漸發生着愈來愈大的距離；再加上各個階段的各種字體都有簡化急就的行書或草書的形式；漢字的確就像一種有生命的生物一樣在經常不斷地新陳代謝生生不已，有的在適應時代要求而創生，有的也由於不適應時代要求而歸於隱退。

漢字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基本上是保守着所謂“象形文字”的體制的，但在實際上是走着音標化的道路。特別在今天語彙的組成起了很大的變化，很少用一個字來表示一個事物，絕大多數的詞是由一個以上的字表示一個事物了。因此，漢字差不多已經成為了純粹的音標，就是表音的符號。但我們所使用的這種表音的符號，數目却未免太多了。就拿教育部所公布的常用字來說，已經就有兩千個，那當然還是不夠用的。這和只用二三十個符號的拼音文字比較起來，在繁難和簡易上不是有很大的懸隔嗎？

字數太多，在已經學會了掌握這種工具的知識分子，有的人雖然不會深刻意識到有甚麼分外的不便，或者甚至還有人可能主張“多多益善”；但在初學文化的兒童或成年人，卻實在是一道很不容易突破的難關。事實告訴我們，就因為在使用這種艱難的文字，我們在進行普通教育的過程中，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來，起碼就要多費兩年。目前是一切都在增加速度的時代，在我們更要爭取時間來提前完成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單是學習漢字就有這樣的艱難，這對於我們是多麼沉重的一種負擔呢？

我們是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除掉本民族的言語文字之外，為了同漢民族交往，也還須得尽可能地學習漢語和漢字。而漢字的學習，在少數民族的兄弟們是有更難以言喻的困難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在發揮着愈來愈重大的作用，但在國際間的交往，特別在文化交流上，漢字也是顯著地成為很大的障礙。例如，國際普通使用的科學名詞，在我們就必須另外

制一套，而我們的研究成果，如果不翻成外文，別國的學者也就幾乎無法接近。在這些之外，就在實用方面也還有種種難於克服的困難。單拿打字機來說，在漢字使用的期間，我們就無法使它簡易化。因而我們在工作效率上也就不能不大受影響。

漢字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到了非徹底改革不可的階段。毛澤東主席在 1951 年年底曾經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一明確的指示是幾十年來漢字改革運動的經驗的總結，也是今天和今後全體文字改革工作者、語言學家、教育家和全國人民所必須遵循的一個總路線。我們必須從各方面來進行必要的工作，來逐步完成中國文字根本改革的重大使命。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這一方面是做了不少的有益的準備工作的。我們知道，文字改革是有迫切的需要的，但要把漢字從象形文字的體制改革而為拼音文字，卻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裏必須有一系列的耐心的細緻的準備工作。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拼音方案，才是最合理而最適用，這一問題首先就必須加以仔細的研究。即使理想的拼音方案選定了，為使文化的進展不至遭受到天變地異般的突然的變革，我們更可以預想到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學者來認真地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甲骨文和金文不見使用了，殷代和周代的文化遺產的精華一直被保留到現在。漢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見使用了，漢字所紀錄的中國歷代的文化遺產的精華，也必然會一直被保留到永遠的將來。

漢字的使用既然不可能天變地異般地突然廢止，那末漢字本身的改革也就成為了文字改革過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項準備工作。漢字的簡化——使繁難漢字的筆劃減少，使常用漢字的字數限定，這在相當長的過渡期間，毫無疑問是可以減少一些在使用漢字上所必然遇到的困難的。這一工作在整个國家建設事業上可能發生的有利的影響是決不允許我們輕視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進行漢字簡化的工作中，已經採取了“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正確的方針；在這一次的會議上又特別把漢字簡化問題作為一項主要的議程提出，更充分表現着實事求是的負責精神。我們希望這一次的會議在這種方針和精神的貫徹中把文字改革委員會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慎重地加以討論，使它能夠及早地成為定案，並使它能夠及早地通過一定的手續得到施行。

在這一次的會議上還要討論另一個重要的議程，便是推行漢民族共同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這一議程和使文字走上拼音方向的根本任務是更有直接關聯的。中國地方大，民族多，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由於交通的不方便，也由於多民族的頻繁接觸，因而在漢語中形成了很多的方言，驟聽起來有些儼然就像不同體系的語言一樣。幾百年來，也就是自北京成為中國的首都以來，中國就在逐漸推廣着以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話，但那進展的速度是很慢的；而語音的標準化，由於聽其自然的漫衍，也很不準確。但在今天，情況大有不同了。我們已經決定要使文字走向拼音化，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首先就要要求建立發音比較統一的民族共同語。而在客觀條件上，大規模的集體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更促進了我們的這一要求的易於實現。北京和廣州之間，如坐火車只需三天三夜，如坐飛機更只要幾個鐘頭了。中國話在以加快的速度採取着一定的標準音而趨於統一，這是必然的趨勢。幾十年來我們的話劇、電影的說白、歌唱和廣播等，都在遵循着這一趨勢進行。在目前，留給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更加有意識地有計劃地來促進這一趨勢的前進。

在語音的標準化上是不是也有困難呢？困難是有的，但並不那麼大。漢語的方言儘管有很大的紛歧，主要就在語音上起了變化，但這方言之間的語音的變化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只要掌握了那些規律，相互間的轉變就比較容易。特別在幼年時代，聽覺最靈敏，發音器官的肌肉、關節和各種組織最靈活的時候，關於發音的學習是非常容易的事，這和漢字的學習過程就恰恰相反。因此，要推行民族共同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在幼年教育的期間着手進行，就有着非常的便利和必要了。

民族語音的統一是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更要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我們希望这一次的會議在推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這一議程上也能夠得出一些具體的實施方案出來，促進我們的語音的統一，從而幫助我們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

最後請允許我再說一遍。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这一次的會議是和國家整個建設事業有密切關聯的。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的人士都在期待著我們。我誠懇地預祝會議獲得勝利的成就！我誠懇地預祝這樣的會議今後能夠在相隔不太遠的期間內連續召開，逐次討論進一步的改革步驟，由一個勝利達到更大的一个勝利，以至於文字改革的最後完成！

（接 25 頁）動家瞿秋白同志與吳玉章、蕭三和其他一些中國共產黨員以及個別的蘇聯科學家合作在蘇聯擬訂的拉丁化新文字。

魯迅認為瞿秋白同志和其他同志所製訂的那套拼音字母有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它只有 28 個字母，同時拼法也很容易。魯迅非常注意在蘇聯的中國僑民當中使用這套字母的經驗，並認為這個經驗是完全成功的。瞿秋白同志所提出的字母之所以有價值，因為：這套字母完全是根據語音字母（也就是拼音文字）的原則創製的，它照顧了北方方言的音位結構。易教易學，電報上完全合用。對建立印刷裝備和製造完備的打字機都不發生絲毫困難。

中國在應用以瞿秋白同志和其他中國共產黨員所製訂的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方面，已有足夠的經驗。這些經驗應當很好地估計到，可能在標記個別音位方面作些修正，再討論一下標調問題，也就是說調子要不要標記出來；假如要標，那末是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標。但是，嚴格的拼音原則是應用中國共產黨員在蘇聯創製的那套拼音文字所得的最合理的、無可爭辯的、已得到証實的經驗。

我覺得，推薦不大成功並從各方面說都是比較複雜的、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音綴和字母混合的字母，而不推薦比較合理地創製出來的漢語拼音字母，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我再講一講關於漢語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礎。根據蘇聯的經驗，我想，在確立任何文字的字母基礎時，都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第一，看哪一種字母體系能正確地表達語言的音位系統，在這裏也就是漢語的音位系統。這是選擇某種字母作為拼音文字基礎時的第一個條件，而且是基

本的条件；

第二，所選擇的字母體系在教育學上的價值如何，在某種字母基礎上創製的字母，從教育學上看，有什麼優點和缺點？對於學習語言文字的人來說是不是簡單易學？在應用這套字母時，讀寫教學法的難易情況如何？

第三，在推行新文字時需要什麼樣的物質技術基礎，也就是什麼樣的打字系統和印刷裝備系統？在電報上運用這種字母能有多少方便和成效？

第四，選擇某種字母體系將促成什麼樣的政治傾向？

顯然，這四條基本的標準在為漢語拼音文字最後選擇字母基礎時也應當考慮到。這個問題的解決，以及所有關於漢字改革的問題的解決，當然是漢族人民和他的知識分子自己的事情。

我要用偉大的中國文化活動家魯迅的話來結束我的報告。魯迅的威信就是在討論中國文字問題時也是不可動搖的。魯迅寫道：“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①。

他在另一個地方說：“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②。

（劉湧泉、阮西湖、陳鵬譯）

① 《魯迅全集》，6 卷，111 頁。

② 同上，117 頁。

对文字改革提三点建议

——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

陈望道

(复旦大学校长)

文字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不久就开始的。文字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是一个浪潮比一个浪潮更加高涨的。今天的全國文字改革会议，可以说是从有文字改革运动以来最高涨的一个浪潮；它是过去六十多年来文字改革运动的总结，也是文字改革运动的理想成为现实的开端。过去六十多年来，进步的知識分子和觉醒了的劳动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文字改革的要求和文字改革的方案，可是都没有能够達到最後的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由於方案的不够成熟呢？不是的。方案的技術缺點是可以改進的，这不会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过去統治者的反動和落後，他們懼怕文字改革，懼怕廣大劳动人民掌握文化武器。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中國已經解放，實現了多少年來人民所希望的統一，劳动人民已經做了國家的主人。阻碍文字改革的政治原因已經除去了。在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当中，劳动人民迫切地要求學習文字和文化。漢字的學習和使用上的困难，跟社会主义經濟和文化建設之間的矛盾，已經很突出。我們今天的情况是，既有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有文字改革的实现条件，因此，文字改革不再是理想，而將成为事实，这是毫無疑義的。过去多少文字改革运动者長期不能實現的願望，在社会主义時代將得到实现。

漢字簡化方案是我們第一次可以慶賀的收穫。接着，我們在漢民族共同語的推廣工作上將要得到更大的收穫。此外，我們還將有最偉大的一次收穫到來，那就是我們大家最殷切地盼望着的漢語拼音文字的實現。只要我們大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一次接着一次的勝利一定會到來。

為了保證文字改革的勝利，我在此地提出幾點當前应当進行的工作的具体建議：

第一，我們要注重宣傳工作和研究工作。我們要為文字改革作更廣泛、更有力的宣傳，這把種宣傳工作看作重要的政治任務。我們希望報紙、雜誌多發表

一些關於文字改革的評論和文章。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把這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文件編成小冊子，並且編輯簡明扼要的學習提綱，分發給各地學校、文教機構和人民團體，發動廣泛的學習和宣傳。宣傳是保證文字改革成功的必要的工作，我們應當特別重視。

跟宣傳工作相配合，我們應當動員各種研究力量，首先是有關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進行文字改革的理論和技術的研究和試驗。文字改革是一個羣眾性的工作，也是一件學術性的工作，它應當通過研究和試驗來提高。

第二，為了提高普通話的教學效率，在留聲機唱片等聽覺教育工具之外，我們需要一種現代的、科學的拼音方案。這種拼音方案最好除了拼寫普通話之外，還有拼寫方音的補充規定，便利方音跟北京音相應學習。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會早日擬訂出這樣的漢語拼音方案，首先作為普通的教學工具，不作為正式拼音文字。我們希望教育部規定在有條件的各級學校裏設置“普通話”課程，直接運用拼音工具來進行普通話的教學。

漢字教學應當用同一種拼音工具在字旁注音。字旁注音是學習漢字的很好辦法，可是，對於推廣普通話來說，僅僅依靠字旁注音是不夠的。對於已經認識字的人們，要離開漢字，運用拼音工具，才能在普通話的學習中避免受到已經習慣的漢字方言讀音的影響。對於初學文字的人們，也要離開漢字，運用拼音工具，才能在普通話的學習中避免漢字學習進度緩慢的限制。例如，依靠字旁注音的漢字來學習普通話，學生第一堂課只能學到“開學了”這樣一句簡單句子。直接運用拼音工具來學習普通話，在認識字母和練習發音以後，第一堂課就可以學習很多句子，或者一段短文。離開漢字，直接運用拼音工具，這是學習普通話最有效的方法。

當然，一種現代的、科學的拼音方案，不僅可以用作普通話的教學工具，同時還可以在普通話的教

过程中，通过实践改进成为完备和成熟的汉语拼音文字。我們知道，任何文字都必须约定俗成。我們的拼音文字如何才能够约定俗成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用来作为推行普通話的教学工具。在廣泛的实用中，它可以逐漸成長和成熟起來，成为大家習慣的，約定俗成的書寫形式。許多對於拼音文字的偏見，在廣泛使用的过程当中亦会逐渐消失。

还有，为了过渡到拼音文字，橫寫習慣必須从速养成。漢字橫排应当進一步推廣，希望在最近期間之內，做到一切報紙和雜誌全部橫排。

第三，文字改革既然是一个羣众性的運動，就必须有羣众性的組織，才能够擴大影响，普遍推廣。我們希望党和政府有領導地首先在大城市建立协助文字改革的人民团体，逐步推廣到中小城市。文字改革的人民团体將來可以發展成为扫盲運動的基本力量。

沒有人民团体的帮助，文字改革和扫盲工作是不容易在羣众中間擴大作用的。

文字改革是文化革命的基礎。文字改革對於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有極其重大的關係。毛主席早已預言，接着經濟建設的高潮，將有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我們的國家將成为一个有高度經濟水平，同時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的現代國家。普通話的普及和拼音文字的採用，是一个現代國家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們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听了許多位代表的發言，具体地了解到廣大劳动人民是如何迫切地等待着拼音文字的出現。我深信普通話的普及和拼音文字的採用，一定会在党和政府領導下逐步实现，而且一定会在不太長久的明天实现。讓我們大家为促成文字改革的徹底勝利而努力吧！

汉字改革和电报业务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發言——

朱学範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部長）

我完全同意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通过的漢字簡化的方針和步驟，即在选定字形上根据“約定俗成”的原則，並適當採用偏旁類推，而在推行步驟上根据“穩步前進”的原則，採取分次分批簡化的办法。對於統一語音，我同意大力推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語的普通話——民族共同語，為漢字的根本改革作準備。

下面我想簡單談一下文字改革同電報業務有關的問題。

我們的希望同廣大羣众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先簡化漢字，逐步实现拼音文字，以便从根本解決電報業務中長期存在的困難問題。

用漢字打電報的困難是很多的。這裏我僅舉幾個方面談一下：（一）由於漢字是方塊個體字，字數多，不像拼音文字只有幾十個字母，因此在電報傳遞造成人力的很大浪費。拼音字母是怎樣寫出來就能傳遞過去，對方一看就懂，而漢字就困難了，它在器上傳遞首先要將漢字譯成電碼的形式，也就是要四個數目字構成一組電碼，代表一個漢字。現在使用千個不同的漢字，就要有幾千個不同的電碼組；對

方收到這些電碼之後，還要把它譯回原來的文字，才能看出這份電報的意思。一個譯電人員要記住這樣幾千個電碼，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現在一般譯電人員翻譯電報的熟練程度來說，每分鐘抄譯電文十個字，如果每份電報平均三十個字，那麼在一個每天發一萬份電報的城市郵電局，在譯電方面，這一萬份電報，就得消耗三萬分鐘（折合五百小時）；以八小時一個工作日計算，就要有六十多人單純地做翻譯電報工作。同時在收報方面也要同樣付出這樣多的勞動力。這種譯電的麻煩工作，對於國際之間的電報傳遞，更顯得突出。我們在國外開會或者訪問的代表團向國內發一個電報，新華社的記者向國內報導一篇新聞，外國電報局沒有這種譯電人員，我們要自己譯。如果要報道一份外國文字的新聞到國內來，首先把外文翻成中文，再从中文翻成電碼才能傳遞過來。由於煩瑣的譯電工作，往往一份電報要推遲半天或者長至一天。（二）大家知道，郵電工作最重要的是質量問題，在電報的傳遞中，是不容許出差錯的。但是由於我們的電報文字是由四個數目字所組成的，在質量方面就比較容易出差錯。有些差錯所造成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往往一組四個數目字的電

碼，其中錯了一個數目字，意思就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一個工廠打電報需要十噸銅絲，銅字是“6894”，如果錯成了“6884”，十噸銅絲就變成十噸鉛絲了，因為“6884”是一個鉛字。又如“0823”是“喜”字，“0828”是“喪”字，“3”與“8”一字之差，一件喜事變成了一件喪事。假如使用拼音文字拍發電報，因為從文字上可以直接看懂全文的意思，就決不會發生這種差錯。（三）在傳遞的時效方面，如果使用拼音文字，效率將大大地提高，節省的人力和時間簡直沒法計算。如前面所說的，一萬份電報要費去五百小時的譯電時間，也就是說，一萬份電報要耽誤五百小時，收發雙方加起來，就是一千小時，大大影響着電報的時效。（四）由於漢字不能在電報機上直接傳遞，因此在電報業務內部也存在許多問題。例如處理報務的機上用語等等，目前還一直沿用着外國語。這種現象是很不正常的。（五）阻碍電報傳遞的機械化受到很大阻碍。

當然，漢字走向拼音化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但是這是一項很艱巨的工作，還需要一個相當時期才能實現，目前先實行漢字簡化，完全是必要的。而在漢字簡化階段，對於電報業務也是有很大好處的。首先是漢字筆畫的減少，在抄譯電報上，可以節省許多勞力和時間。由於有了法定的簡化字的統一方案，各方面都遵循這一方案使用文字，可以廓清目前一部分使用文字不一致的現象，使電報處理上獲得很大便利，並將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差錯事故。其次是隨着大量削減

異體字，譯電人員可以不必再去記憶許多異體字的電碼了。特別是目前使用的電碼本子，通過漢字的簡化，將獲得很大的改進。現在所用的電碼本子，還是根據《康熙字典》編排的，它有很大一部分單字，已經不是經常使用的了，有些字甚至根本沒有用。由於國家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人民文化生活的不斷提高，有許多現行的常用字，電碼本裏卻沒有包括進去，因此在傳遞電報中有時不得不造字。很顯然，現在的電碼本子，已經不能滿足目前的需要，必須重行修訂。漢字簡化方案的實行，使修訂電報字碼有了極好的根據。當然，由於漢字簡化是分批推行的，在修訂電碼本的技术方面，可能還有些困難問題，但是這些困難我們是可以設法克服的，目前準備為了便利發報用戶翻譯電報，先印行一種《簡化字的電碼檢字表》。

我國自己設計的中文電傳打字機已經初步試驗成功，將可以採用簡化漢字來配製字盤，使字盤相應地縮小，減輕目前設計上的複雜性。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電報是傳遞文字的工具，電報是配合文字來服務的。在文字改革的过程中，電報專業具有一切條件來配合這一工作。由於文字改革這一重大措施有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以及人民的文化生活的提高，對郵電事業具有莫大的好處，因此我們全國郵電職工，對於文字改革是熱烈擁護的。我們尤其希望拼音文字能够早日實現。我們全體郵電職工，都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促使文字改革徹底實現。

教科書裏的語言的規範問題

蔣仲仁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編輯室主任）

教科書是我們國家對下一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工具。教科書的內容必須正確；要表達正確的內容，必須用正確的語言。就教的人來說，要憑借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來傳達正確的思想，來傳達各種科學知識；就學的人來說，要憑借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來領會正確的思想，來獲得各種科學知識。假如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沒有規範，不能夠使人得到共同的正確的理解，相反的，使人得到的是可此可彼的歧解，是朦朦朧朧的缺少鮮明性的概念，那末，教科書就不能完成它的任務。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團結的統一的國家，全國人民

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向着社會主義，齊步走，共同前進。作為教育的重要工具的教科書，必須與此相配合，依照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提供統一的教材，在全國範圍之內，進行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材的教育工作。因此，寫在教科書上的語言，必須是全民的共同的語言，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那些使用範圍窄小的地域方言——這裏說的語言是指漢民族的語言，其他兄弟民族也有用本民族的語言編寫教科書的，也有用漢語寫的教科書來作翻譯或改寫的根據。

正確的語言，規範的語言，全民的共同的語言，這是編寫教科書的必要的要求。

不光教科書應該這樣。就整個教育工作來說，語言是一種教育活動在它的進行過程中的一個最主要的工具。沒有這個工具，或者這個工具不適當，教育活動就不能夠進行，或者受到很大的障礙。在一個學校裏頭，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教師與教師之間，假如沒有一種規範化的共同的語言，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彼此聽不懂，或者聽得不十分懂。在這樣情況之下，而能夠把教育工作做好，這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漢民族的共同語言，很久以來，已經逐漸形成；可是，漢語規範化的要求，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的提出來過，有關規範的問題也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就碰到過漢語在口頭上的方言分歧在書面上的某些混亂，這都給教育工作和教科書編寫工作帶來不少的困難。

由於現代漢語的規範不明確，編寫教科書用的語言沒有可以依據的準則，書面語言的某些混亂現象不免也反映到教科書上來。有的教科書，在語言上有時還沿用一些非現代的“文言”的詞彙和語法，有的教科書選取蘇聯教材在譯文上用一些非漢語的生硬的外語成分。不少學生反映，從這樣的教科書上不容易得到鮮明的確切的理解；不少教師反映，用這樣的教科書來進行教學，有時不得不花一些功夫來作語言上的講解；甚至有人這樣反映過，正是由於這種語言的講解，有些小學竟至於把歷史課地理課也都上成語文課的講義課。其所以這樣，教學方法的不適當要負責任，教科書語言上有缺點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種情況讓教學工作的質量直接受到不少的損害。

漢語沒有明確的規範，小學語文教科書受到的影響更大了。小學語文教科書是用來教兒童學習語言的。用什麼語言來教給兒童，這種語言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有哪些基本的重要的規範，什麼算是合乎規範的榜樣，什麼算是違反規範的錯誤：這些問題都是編寫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先決問題。

就拿選用詞彙來說吧，現在還沒有一本標準的詞典，連一個標準的詞彙表也找不着，往往為了幾個等義詞的選擇，何去何從，大費周章。例如，親屬的稱謂各地不同，教科書應用了北方話的“爺爺”、“奶奶”、“姥姥”，好些地方的教師都來信，有的說他們不懂，有的說他們聽不慣，並且責問編者為什麼不用他們當地習用的稱謂。假如沒有一個標準的詞彙，假如都要滿足各地方的要求，那就勢必只能拿“祖父”、“祖母”、“外祖母”這樣的超方言的文言詞彙來教給兒童了。有些東西各地的名稱不一樣。“玉米”、“苞穀”、“苞米”、“棒子”，教科書上究竟用什麼好呢？或者都不用，只

用“玉蜀黍”，讓各地方教師用當地的名稱去翻譯，這樣辦，好嗎？即令這樣辦，也需要有個規範把它確定下來。

語法方面遭遇到的困難也不下於詞彙。第一關就碰到詞的界限的問題。建立詞的觀念是語言教學的第一步。什麼是詞，什麼不是詞，議論雖多，可都沒有成為定論，足夠作為分詞的標準。教科書上也講到詞，也選了一些例子，可是這些例子只是那些顯而易見的估計起來不致發生疑問的來做個標本。一面選，一面捏一把汗，生怕學生在例子以外提出問題，不僅教師不能回答，教科書的編者也不能回答，請教語言學專家也不能肯定地回答。詞法上和句法上的問題也不少。一直到今天，漢語的詞類究竟有幾類，哪幾類，辨識詞性靠什麼標誌，詞性的變化有什麼規律，漢語句法的結構怎樣，有哪些成分，……這些個問題，真所謂“聚訟紛紜”，甚至於連一句話裏什麼是主語什麼是賓語都未成定論。這種情況障礙了把漢語當做科學用它的規律來教育學生的這個重要工作的進行，也就降低了語文教學的質量，無怪許多人都要慨歎學生語文程度的低落了。

語音方面由於方言分歧，教學上也有不少困難。教科書上的注音是按北京語音來注的，可是一些細緻的問題，如“讀音”與“語音”的問題，聲調問題，輕聲問題，兒化問題，連字變調問題，也都沒有明確的規範可以依據。教科書上的注音，有的地區的教師把它“視同具文”，仍然照他們自己的方音念，有些教師對於方音和標準音的對應規律不能掌握，念得“南腔北調”。小學語文科對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和推廣本來負有重大的任務，可是由於語音規範的沒有確定，這個任務不能很好地完成。

社會主義建設，五年計劃，加給文化教育建設工作的任務是艱巨而迫切的，其中，加給語文教育工作的任務，也是艱巨而迫切的。以上提出的這些問題，總的說來就是漢語的規範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了。

我們的黨和政府對這個問題一直十分關懷和重視。早在1951年6月就在《人民日報》上提出了《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號召，同時組織領導、鼓勵語文科學機關和語文科學工作者展開了研究的工作，做出了不少的有益的成績。最近，連續召集了兩個有關的會議，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作出了關於漢語規範的重要決定。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通過了“大力推廣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民族共同語”的決議。有了這個決議，我們的語音，口頭的和書面的（當然包括教科書在內）就有了明確的規範，全國漢族人民都得按這個規範來說、來寫，就語文教育工作說，得按這個規範來教、來學。至於漢語規範的許多具體工作，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也通過了決議，要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開展起來。

漢語是一種豐富的、精密的、優美的語言，是一種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簡直不能設想，這樣一種語言它本身是沒有規範的，或者它的規範是不可知的。問題在於人的努力，在於科學研究的工作，在於教育推廣的工作。有了黨和政府的領導，有了語言學家，語文工作者，語文教育工作者的協同努力，有了人民的擁護，漢語規範的工作一定能夠迅速地得到成功。

和漢語規範化的同時，對記錄漢語的文字——方塊漢字的改革，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也通過了決議。依照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實現拼音化以前，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其中簡化和整理漢字是重要的一項。會議通過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這種措施對語文教育工作來說，意義是重大的。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要通過語言來教給兒童的東西，因為認識這個符號很困難，不能不受到限制。“貓”“雞”“學校”“讀書”這些個詞，有的是兒童已經熟習了的，有的是應該教給兒童的，可都為了這些字筆畫多，難認識，用在第一冊課本的時候，大費躊躇。課本上出現“工人”可以，出現“農民”就得考慮。為什麼？“農”字密密麻麻的，13筆，難。漢字不光形體複雜，還有許多不必要的贅瘤——異體字，於是難上加難，給教師和學生增加了不少的負擔。由於識字難，識字的量就不能不減少，識字的速度就不能不放慢。這還不要緊，難就少識幾個。可是，嚴重的是憑借這個符號來教語言，通過語言來教兒童掌握知識，識字既

少，掌握知識的量和速度也就不得不相應地降低了。

現在簡化了一批字，廢除了一批異體字，這對識字教學的裨益是不小的。不用說，教科書上首先就採用。當然，有的教科書受到印刷條件的限制，還不能全部採用，因為一時沒有足夠的銅模；有的教科書受到供應時間的限制，不及立刻採用，因為要供應全國用不能不提前出版，如明年春季用的教科書現在已經出版，簡化字就不能全用進去。可是，只要技術條件許可，如新編小學語文課本是用手寫製版的，就立刻全部採用，不僅採用個別簡化的字，而且採用偏旁簡化的字。這樣一來，對教學質量的提高是有幫助的。不要以為一個字多兩筆少兩筆沒什麼大不了的，從識字教學來看，從千千萬萬兒童學習識字來看，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大事。

漢字的根本改革是拼音化。方塊漢字和拼音文字在教學上的利弊是十分懸殊的。蘇聯小學的語文教科書和我國小學語文教科書就是一個鮮明的對比。蘇聯小學階段是四年，語文科單是閱讀的課本（語法課本還不計算在內）譯成中文就有80多萬字，我們小學階段是六年，語文課本（此外並沒有語法課本）一共不過25萬字。這不是一個形式上數字的問題，而是內容上豐富與否的問題。造成這個懸殊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說是文字的難易的不同。又用我們國家盲童用的語文課本和正常的兒童用的語文課本來比較一下。盲童用的課本因為是拼音文字，它的內容比正常兒童用的課本還要豐富。盲童是用觸覺來識字的，得用手一個一個地摸，學習條件比正常兒童差得多。可是，就因為一種是用拼音文字，一種是用方塊漢字，學習情況就有這樣的差別。

漢字的改革一定要走拼音化的方向，這是千真萬確，無可懷疑的。當然，改革不是一蹴可就，可得趕快邁開步子。目前漢語的規範化，普通話的推廣，簡化字的採用，異體字的廢除，都是走向漢字根本改革的準備工作。這個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為提供教育工作以教材的教科書編輯工作者，應該向著這個目標邁步前進。

（接32頁）常常覺得那作家竭力要避免常用的字眼，而代以另一個我們所料想不到的。這樣所得到的效果一定會跟所要達到的相反。凱撒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家，他曾經提醒我們要防止這種心理。他告訴我們：作家要避免罕用的字眼正如水手要避免水底的暗礁一樣。

我想用一些具體的文藝作品來證明我在上邊所說的這個斷言。我曾經就幾個偉大的羅馬尼亞作家的文章作過一些統計，所得結果我覺得是完全有決定性的。他們所使用的詞彙絕大多數是由基本詞彙構成或者顯然是由這些基本詞彙派生出來的。比方米海爾·厄米涅斯古，誰也不能否認他是我們的最偉大的詩人（他於

前一世紀末葉寫作）。他所使用的詞，不屬於基本詞彙的通常沒有超過百分之四、五，並且這些詞的本身還不是那通用的語言中最罕用的。

由此可見，一個作家把那些古語的、區域性的、各種行業的專門名詞儘可能減縮到最低限度將更能夠創造出一些為全民族所接受的作品。同時，這樣他將能為語言的統一作出他的貢獻，使這種語言能夠成功地發揮它作為全社會所有組成員的交際工具的作用。加強基本詞彙，把它常常應用在文藝作品裏面，可以使詞彙，從而使整個語言更為穩固。一種堅固地構成的統一的語言將是全國團結的寶貴的要素。（岑麒祥譯）

关于中國文字的幾個問題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發言——

謝尔久琴柯

(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苏联顧問)

目前，中國科學家所特別關心的大的語言學問題有以下三個：1. 在中國建立和推行統一的漢語普通話的規範；2. 改革漢字；3. 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和幫助他們創造文字。

人民中國這個偉大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化革命事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上述這些最重要的問題的正確而又迅速的解決。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和人民政府，才這樣多地關懷民族語言問題。

今年在北京要開三個語言學學術會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這三個會議將從本質上幫助解決許多在人民中國裏有全國性意義的民族語言問題，同時將大大地從各方面促進理論研究工作的廣泛開展，促使中國語言學工作獲得新的、有決定意義的高漲。

為此，作為苏联語言學家的代表，我願意對人民中國語言學工作現在正開始著的極大的轉折表示真誠的喜悅和深切的滿意。在人民中國，和在苏联一樣，科學是為人民服務的，在人民的中國，科學理論的發展現在是與解決社會的重大實踐任務緊密聯繫著的。

我在此預祝我們最親近的朋友，科學工作中的戰士——中國的科學家，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全中國社會人士在解決民族文化建設的問題上，首先是在解決民族語言的問題上獲得最大的成功。

文字的歷史是同語言的歷史及創造和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緊密地聯繫著的。文字是在已經存在的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着和發展著的，它同時也就開始為社會的需要而服務，但它不是基本的，而是附加的，輔助的交際手段。沒有語言社會是不存在的。語言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文字的產生比語言晚得多，它是在人民有了需要把話傳達到遠地（空間上）並把它在時間上（社會歷史上）固定起來的那個人類社會

發展階段上產生的。因此，文字在人類社會裏的基本功用就是藉助特殊製定的書寫符號來表達語言。

書寫符號体系的用途在於儘可能好地表達人類語言的全部特徵，某一具體語言的所有特點。

文字是為人類社會服務的，它應該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文化教育的發展。如果某種文字再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並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不能促進羣眾文化的迅速提高，從而阻礙着羣眾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成為人民和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發展的障礙物的話，那末，這種文字通常是要讓位給另外一種比較完備的文字，即應當改革。

文字改革可能只涉及字母和正字法的個別成份，而保留原來的所有字母和正字法的基礎，這樣的改革在俄罗斯文字的歷史上不止一次地進行過。文字改革也可能是根本的改革，這就是為了追求提高人民文化教育的這個基本目的，因而犧牲舊有傳統而用完全另一套字母和正字法体系徹底代替舊有的一套字母和正字法体系。苏联許多過去使用阿拉伯文和老蒙文的民族的文字改革都是這樣的。就在不久以前，越南也作了根本的改革，越南用拼音文字代替了舊的表意文字，從而使得越南民主共和國居民當中的文盲迅速地消滅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曾阻礙羣眾文化普及的舊的表意的書寫体系被朝鮮民族的、在拼音字母基礎上建立的文字——諺文所代替了。在日本也用音節文字的体系代替了表意文字。

目前在人民中國也提出根本改革文字的問題，用一種比較現代的，當然要照顧語言特點的拼音文字代替傳統的表意文字体系，藉助這種文字，可以在較短的時期達到全國人都識字，達到高度的文化高漲以適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和人民政府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在漢字改革方面，毛澤東同志曾指示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有些同志在“語言革命”和“文字改革”中間畫上了

等号。这当然是不对的。語言和文字不是同一个东西。斯大林同志指出，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斯大林強調說：“語言从一种質过渡到另一种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種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①。

斯大林同志堅決地摒棄了認為語言發展史上必然有突然爆發，即“語言革命”的語言發展階段論的这个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是，斯大林同志在這種情況下講的是語言，從來沒有把語言和文字看成一個東西。文字體系是書寫的假定符號的體系。甚至，在圖畫文字的階段，人們使用的圖畫字也絕不是藝術形象，而只是假設圖樣的記號。作為不大發展的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文字體系的圖畫文字，在它發展的初期就不同於繪畫藝術，因為繪畫藝術的特徵是以對世界的藝術象徵的認識來影響世界。

代替圖畫文字的任何文字體系都是可以看得懂的、假定符號的體系。任何表意文字，任何音節文字以及任何拼音文字也都是表達口語的假定的體系。任何字母表上的字母完全沒有任何藝術表現功用，它只是假定的書寫符號，用來表達最簡單的語音單位（音位）並屬於一定的書寫體系，一定的字母文字或拼音文字的體系。

一種假設的書寫符號體系可以大胆地用另一種來替換，而這絲毫也不會傷害語言。語言保留着所有自己的規律，不至因為一種文字體系被另一種替換（比如說表意文字被拼音文字替換）而在語言裏產生任何改變。我們是不會發現“語言革命”的。因此，把文字改革同語言發展階段論的荒謬理論同等看待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當文字改革對人民極端需要的時候，當文字改革對實現國家文化革命的任務必不可缺的時候，沒有任何理由害怕文字改革。

二

普通語言學方面的文字史和文字理論的問題，很遺憾，語言學家們都很少來研究。敘述具體的文字體系的歷史的著作，特別是敘述方塊漢字歷史的著作稍微多一些，但是在其中一些著作裏，尤其是西歐出版的一些著作裏，常常可以碰到一些完全不正確的觀點，跟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字產生的歷史以及文字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上的性質的看法相矛盾。關於方塊漢字起源問題也沒有得到正確的闡述。

遠在1937年，在巴黎出版了張正民的一本專著《漢字和人的手勢》（*L'é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在這本專著裏作者力圖證明方塊漢字是由所謂“手勢語言”產生的，因此，漢字是在人類社會有語言產生的很早以前產生的。丹麥的學者萬·金涅肯（Van Ginneken），在他的著作《人類古語在典型學上的構擬》（*La reconstruction typologique des langues archaïques de l'humanité*）（巴黎1939年）裏依據張正民的材料，企圖證明由“手勢語言”不僅產生了文字，同時也產生了有聲語言。

斯大林同志堅決譴責了這一類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因為“有聲語言或字的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作為人們完善的交際工具的語言”^②。（重點是我加的，格·謝爾久琴柯。）

文字不可能出現在人類社會真正的語言——有聲語言之前。因為文字的創造和運用是以人們有了發展了的思維為前提的，而語言和思維是不可分離的，思維沒有語言是不能實現的。因此，文字在語言產生以前是不能存在的。正像以上我所講過的，文字只能是有聲語言的一種輔助的、附加的人們交際的手段。文字是用來把話傳達到遠處，把話固定在時間上的。當然，漢字的情況也是這樣，它只能在社會發展的一定的、比較晚的階段上，當着在已經高度發展了的人類思維與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了書面交際要求的時候才出現。

據我了解，雖然張正民和萬·金涅肯的論點在國外文獻中傳播得相當廣泛，但是在中國的刊物上還沒有有人揭露它們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三

在漢學文獻裏，還散播着一些與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原理相矛盾的其他論點。不容爭辯：文字是表達語言及其個別形式與結構（藉助它們表達我們的思維內容）的書寫手段。因此，文字體系中最重要東西是什麼樣的語言成分（完整的句子，各別的詞，音節，語音）由特殊的書寫符號來表示的^③。

由此我們就應該作出結論：在講到表意文字的個別符號時，如跟圖畫文字作比較，重要的不在於：我們在表意文字裏看到的是表意符號的假定形式而不是用圖畫表示的表意符號的形式，重要的是在於：書寫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25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6頁。

③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伊斯特林娜的論文《文字原理的幾個問題》，《語言學問題》雜誌1953年4期，169—121頁。

符号——表意文字在這裏不像圖画文字似的表達完整的句子，而是表達个别的完整的詞或是詞的獨立部分（可能是音節）。所以，說表意字（包括方塊漢字）不是表達單詞而是概念（觀念，思想）是不正確的。

如果說，某種書寫符号能直接表達概念、思想、觀念的話，那就是說，在文字與思維之間可以存在不依靠語言的直接的联系，換句話說，沒有語言思維可以實現，沒有語言可以思想。斯大林寫道：“不論人的頭腦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以及這些思想在什麼時候產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馬克思）。思想的真實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談到與語言的‘自然物質’不相联系的思維，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維”①。

概念始終是在詞中形成，在詞中鞏固下來。任何概念只有靠詞來表現、形成和固定而存在。由此很容易得出結論，任何書寫符号，包括表意字、方塊漢字，都不能避開語言獨自“表示”、表達概念。任何書寫符号，包括方塊漢字在內都是標記表示概念的單詞，而不是表示彷彿不依靠詞而存在的，在詞以外存在的概念本身。

象形文字的維護者們力圖證明，方塊漢字表達的正是概念，而不是詞，在這方面他們常常拿中國的方言分歧做口實。他們說，各個漢語方言的代表們在談話時有時可能互相不了解，但是，同時他們都能同樣好地理解用方塊漢字所表達的觀念、概念。這好像說，表意文字有特殊的作用和方便。這些議論當然都是不對的。

的確，在中國各個方言之間存在着不少的詞彙的差別，使得現在各個方言（北方方言、吳語、粵語、閩語、湘語、客家等等）的代表們之間在口頭交際上發生困難。可是，問題完全不在於：方塊漢字能表達概念，因而各個漢語方言的人都可了解。問題完全不在這裏。方塊漢字能夠表達的只是詞，它們所表達的詞，在許多漢語方言裏發音不同，但是標記的是同樣的概念，這些詞，如我們平時所說的，有同一意義。

在漢語每種方言的範圍內，某些漢字標記、表達那些存在於這種方言裏的一定的詞。這些詞就其意義來說是一致的，而就其語音組織來說，有時是不同於由同樣一些漢字所表示的其他方言裏的詞。

在漢語裏“詞”的概念和“方塊字”的概念都是用“字”來表達，這不是偶然的。方塊字即是“漢字”。在

人民的意識裏“字”這個術語被了解為詞的記号，即漢語的詞的記号。

與這種在方言分歧的漢語環境內使用方塊字的現象有些相似的現象，我們在國際通行的表意字，即表意符号方面，也能看到。拿阿拉伯數字來說，講各種不同語言的民族都使用它。然而，“5”這個數字，俄羅斯人理解成數詞“пять”的表意記号；漢人理解成單詞“五”的記号，越南人理解為單詞“năm”的記号，法國人理解為單詞“cinq”的記号，德國人理解為單詞“fünf”的記号，朝鮮人理解為單詞“다섯”的記号，英國人理解為單詞“five”的記号，等等。

各個民族的語言中的數目字仍然表達着一定的實際存在於這些語言之中的詞，這些詞在這種語言裏以它的語音組成區別於另外一種語言，但是表達的是同樣的概念，有着同樣的意義。

這樣一來，規定表意字本質和象形字本質的問題，應當加以根本的修正，這樣的修正從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觀點上講是有原則性的和方法論的意義的。契科巴瓦教授編著的課本《語言學概論》對表意文字的本質所下的定義雖然流傳很廣，但不正確：“文字表達概念，不管這些概念是怎樣命名。這就是表意文字（希臘詞 idea — 思想，觀念）的原則”②。這種說法也應修正。從這個定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文字可以脫離語言，不依賴語言來“表現”概念。關於這一類定義的錯誤性我已經說過；契科巴瓦教授編寫的課本所以用了這樣的定義，很可能是由漢學文獻裏找來的。

四

文字所表達的語音的和詞彙語法的特點，往往規定文字本身的性質：表意文字，音節文字，拼音字母文字（換句話說，語音的或字母的文字）。

為了証實這個論點，我們再回到方塊漢字上來。方塊漢字在中國存在得這樣長久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可以由以下兩個原因來解釋：（一）漢語的特點，它的詞彙語法的規律性；（二）中國本身以及漢族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迄今還存在的漢語多方言現象以及各方言間那些主要是語音和詞彙方面的懸殊差異。

儘管幾千年來，漢族創立了高度發展的文化，但是直到最近我們在中國還沒有看到認真的，有廣大的全國性反應的，把表意體系的文字改為拼音字母文字

①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38—39頁。

② 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莫斯科，國家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175頁。

的嘗試。

方塊漢字的表意文字過去能夠有效地表達古漢語詞根分立結構(корнеизолирующий строй)的詞彙語法特點。漢語中各種語法形式和語法範疇形成時，漢語詞幹是沒有變化的。至於談到現在大部分已用作接詞的各種小品詞，那它們在最近以前是被了解為實詞，或半實詞，因此這些小品詞也完全可以用方塊字表達。

但是，漢語構形成分的發展現在是無可懷疑的。因此，現代漢文裏的方塊字已經不僅僅是表達完全獨立的“有意義的”詞類，而且還表達構形成分，即助詞、接詞，這樣也就接近了一般的語音符號。

不久以前，在朝鮮的所謂“漢字混合體”裏也有過類似的過程。這種文字用漢語的方塊字表達有意義的詞根部分，而接詞則用朝鮮拼音文字(諺文)來表達。同樣的過程在越南文(安南文)和日本文“假名”中也有過，與使用方塊字同時，還使用音節字母文字(日本)和拼音字母文字(越南)。的確，文字的表意成分和字母成分的結合在朝鮮和日本表現得更加鮮明，更加現實。

當然，不能把古漢語的詞根分立結構以及現代漢語的詞彙語法結構看成只能和表意文字密切聯繫，看成漢語只能用表意文字。漢語許多方言的語音結構，特別是在漢民族語言的發展上起着基礎方言作用的北方方言的語音結構早就研究了，漢語各方言的聲調系統也研究了。如果在創制新漢文時，只需要照顧結構的、詞彙語法的特點，那麼對創制漢語拼音文字當然不會有什麼特殊困難了。

語言裏存在着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和形態不夠發達的情況，表意文字當然可能在很長時期以內發展和使用，例如在中國。“可能”，但完全不是非得只有它(表意文字)存在才行，它“可能”，但不一定必然存在。在這樣的條件下，採用拼音文字也可以有成效的。

但是在中國還存在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直到最近它還嚴重地使過渡到拼音文字的工作遭遇困難。也正是這個最後的原因造成了基本的困難和阻礙。這個原因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漢語的多方言現象和方言間語音和詞彙方面的懸殊差異。

為什麼直到最近中國方言間的嚴重分歧還保持着呢？當然這只能從解放前漢族人民生活所經歷的歷史條件找到解釋。

毛澤東同志用以下的方式說明了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他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

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①。

中國的變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貪污透頂的買辦資產階級作用的增長和加強，所有這一切一方面推遲了國內封建主義的瓦解和消滅，另一方面大大地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民族共同語在國內的確立。

甚至第一次在中國使工人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並帶有鮮明的民族解放性質的、有名的“五四運動”，由於以上的原因，仍然把反對本國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作為基本口號。

毛澤東同志在估計“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時指出：它是徹頭徹尾、毫無妥協地反帝國主義的，徹頭徹尾、毫無妥協地反封建主義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一直保留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才告結束。這自然嚴重地阻礙了漢民族本身的形成，又阻礙了民族共同語的確立以及全民的漢民族語言統一規範（不僅是書面形式的而且是口頭形式的）在各地的推行和使用。

漢族形成為統一的民族這一巨大歷史過程的完成，應該說是發生在中國人民為反對內外反動派而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團結了基本的人民大眾為中國國家的獨立，為建立牢不可破的民族團結，為統一的漢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自由獨立的發展而鬥爭。

因此，只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作，漢民族完全統一的过程才告完成，漢部族才最後形成為新型的統一的民族。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偉大的功績也就在此。

無疑的，也正是在人民中國的時代，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時期，偉大的漢民族統一的語言規範才正在完成着它們的形成和鞏固的過程。中國沒有經歷一般的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典的”形式。所以，漢語裏到現在還有許多嚴重分歧的方言和很多的小方言。

在中國，統一民族和統一語言的形成過程完成得較晚，直到最近還沒有確定的、普遍的、中小學校和高等學校都要學習的漢語普通話統一規範，還沒有民族的標準規範語言這一高級形式——這也就說明了漢語的地方方言還未能在統一的語言裏被磨掉，還沒有

① 《毛澤東選集》2卷 635—636頁。

失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

在嚴重的方言分歧條件下，在缺乏統一的普通通行的普通話，特別是缺乏統一的讀音規範的情況下，當然表意文字是一種方便的，可以說是“超方言的”文字。

一般說來，那些沒有根據嚴格的一定的方言語音而以表意為基礎所制定的文字，特別是在具有各種不同人種成分的居民的國家裏，被認為是最方便，最能夠（即使是藉助文字符號）團結居民，更正確點說，是團結這些居民中能掌握表意文字的那部分居民。表意文字長期保存在缺乏全民語統一規範的地方，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不同的時代裏，在不同的民族裏，表意文字一般是複雜的，難以掌握的。除去社會主義政治條件之外，表意文字是使那些使用它的民族普及識字教育和提高文化遭遇困難的重要原因。

中國周圍的一些國家，如朝鮮、日本和越南，許多世紀以來所使用的表意文字由於非常複雜和困難而在這些國家裏引起了拒絕使用表意文字和轉用較簡單、較容易掌握的現代的文字，主要是拼音文字的運動。

下面這一事實是很有意義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同志在宣佈越南獨立的第六天，1945年9月2日號召在拼音文字的基礎上迅速掃除文盲，並絕對拒絕在越南繼續使用表意文字。文盲、居民文化水平的低落阻礙了自由、獨立國家的迅速前進。因此，胡志明同志正確地宣佈：消滅文盲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是同樣重要的。胡志明同志說：“這三種敵人（文盲、居民的文化水平低落——謝爾久琴柯的危險，不下於法國侵略者”^①。

大家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國很有成效地消除了文盲。不要忘記，越南語和漢語的結構是相近的。

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工業化和農業生產合作化政策自然要求在人民中國以最高的速度提高所有居民的文化水平，首先是掃除文盲。

我們應當時刻記住偉大的列寧的話：“沒有文化人是站在政治之外的”^②。

中國的表意文字曾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這是眾公認的。它不僅促進了漢族文化的發展，而且也促進了亞洲其他各國（越南、朝鮮、日本）人民文化的發展。但是在國家發展的現階段，它已經不能滿足人民重要的生活需要，國家領導上也注意到這一點，因建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批准了舉行這次會。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漢字改革應走的道路，即創立

拼音文字的道路，這條路是唯一正確和必要的。

但是，漢語拼音文字的創制只有在確立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使用統一的漢族全民普通話的條件下才能進行。

實行這個重要的措施（確立和推行普通話）必須和實現漢字改革的措施緊密聯繫起來，可以這樣地說，要使表意文字過渡到拼音文字，必須在鞏固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全民普通話的基礎上進行。

看來，既要慎重地準備文字改革，也要慎重地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漢族全民普通話。這些措施實現得越快，國內文盲的消除和全體居民文化政治水平的顯著提高也就進行得越快。

“超方言”文字的可能和無害地存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民族國家（尤其是沿着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團結新的，社會主義類型的民族的國家）發展的時代要求那些在活的人民口語基礎上和在一定的方言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民族語言有豐富而全面的標準地發展。

自然，在這些新的條件下，“超方言”的表意文字必須讓位給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可以鞏固和在全國推行統一的普通話（口頭的和書面的）中的詞和各種短語的獨一發音，同時，它還可以促進這種全民普通話的進一步發展和豐富。

漢族人民的利益要求在現在制定新的、比較合理的文字體系。然而，這絕不是意味著優秀的漢族文化遺產，豐富的漢族古典著作因而就要被遺忘了。

不，一點也不會這樣。這些遺產照舊將由專家們來研究，其中的優秀作品逐漸地通過翻譯的方式為廣大人民羣眾所了解。

應該承認：古典遺產無論多麼偉大，但是，不認識字的人，甚至文化程度低的讀者都是讀不懂的。文化和教育的普遍高漲，普及教育，全體居民積極參加新生活建設——這些無疑地將會喚起羣眾更多地關心研究國家和民族的過去，研究幾千年來天才的，勤勞的漢族人民所創造的那些偉大的文化珍寶。

對於學問很好的讀者，對於教育普及的國家來講，研究人民精神文化的優秀文獻，是沒有特殊的困難的，不管這些文獻是用什麼文字寫的。

但是應該達到這樣高度的人民羣眾文化的高漲。為此，應該採取堅決的步驟，首先是在文字方面採取堅決的步驟。

① 見《中國語文》16期，19頁。

② 《列寧全集》，33卷，55頁。

我認為，在解決漢字改革以及解決實行文字改革的日期和速度等問題時，還不能不照顧以下這兩個很重要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度裏，漢語是各民族間的交際語言。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少數民族應該和學習本族語言一樣學習漢語。然而，方塊漢字給三千七百萬少數民族學習偉大的漢族語言的問題造成了巨大障礙。在學習漢語上，不應有任何人為的困難。漢族的社会政治、藝術、科學、教育及其他著作应当在非漢族讀者當中，首先是在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中（不管他們是那個民族）獲得廣泛普及。重要的是要保證非漢族居民學習漢語和學習那些用漢語寫的並帶有新中國先進思想的东西。

表意文字在這裏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它使得國外——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各國人民——學習漢語並且可能利用新的、社会政治及其他漢語著作遭遇到困難。非常複雜的文字使學習漢語和普及優秀的漢語著作遭遇到困難，從而也就削弱了偉大的漢族人民的語言的國際作用和意義。看來，所有這些，在解決漢字改革問題時都應該考慮到。

五

結合上面所談的，我想特地談談中國偉大的作家魯迅對漢字的一些十分有權威的評論。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對魯迅的功績作了評價。他寫道：“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①。

魯迅在他的言論中不止一次地涉及到漢字問題。他有些文章，如《門外文談》、《關於新文字》是專門來談這些問題的；在《阿Q正傳》俄譯本的序中，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以及其他一些雜文中，也曾談到過方塊漢字。

魯迅在評定方塊漢字時，總是把它當作“難以掌握和非常複雜的文字”②。

魯迅在指出方塊漢字早就不是一目了然的象形文字時正確地指出，有些詞是畫不出來的。他寫道：“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③。

如果在篆字圓折中還有圖畫餘痕的話，那麼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由方塊字所表達的意義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④。

在從圖畫字發展到表意字的歷史過程中，圖畫公式化了，簡單了，變得認不出來了。因此，孩子們不得不“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⑤。

方塊字屬於表意文字體系，因而它不依靠語言的真實的語音基礎，自然也就不能照顧到詞的發音以及漢語語音本身在漢語存在的幾千年過程中曾發生了巨大變化。

所有這一切迫使魯迅說了這樣的話：“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形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⑥。

文字和語言是人民創造的。但文字和語言不同，它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並不是全民的遺產。魯迅寫道：“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為特權者所攬”⑦。隨着社會的發展，學習文字的人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普通老百姓是不識字的。因為他們被認為不配掌握文字。因此，魯迅寫道：文字好像已成為一種神祕的东西。一種要特別尊敬和崇拜的东西，掌握文字的人不願意放棄由文字知識帶給他們的那些特權。魯迅寫道：“新的尊嚴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多，也會損傷神祕性的”⑧。

但是魯迅正確地批評道：“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却還要加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⑨，跨過這條門檻的就成了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認為自己有权使文字更加難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平常的士大夫之上”⑩。魯迅堅信，方塊漢字本來複雜，但那些不關心人民文化普及的人們故意把它弄得更複雜了。

魯迅指出：“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⑪。偉大的中國作家

① 《毛澤東選集》，2卷669頁

② 見《阿Q正傳》俄譯本序言。

③ 見《魯迅全集》，6卷93頁。

④ 同上，39—94頁。

⑤ 同上，94頁。

⑥ 同上，94頁。

⑦ 同上，97頁。

⑧ 同上，97頁。

⑨ 同上，98頁。

⑩ 同上，98頁。

⑪ 同上，99頁。

堅決主張改用拼音文字，他指出：中國還有十分之八的文盲，不能“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作文盲來殉難”^①。

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一文中寫道：“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却大概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②

魯迅指出：倘要生存，就要除去“阻碍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他又寫道：“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③。

魯迅認為：方塊漢字，中國的勞苦大眾是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甚至那些出身於富裕階層的人，費二十年的工夫，終於學不會的也多得。魯迅寫道：反對拼音文字的人故意地“抹殺了方塊漢字本為大多數中國人民所不識，有些知識階級也並不真識的事實”^④。掌握漢字要費很長時間，因而也就沒有留下什麼時間來深入研究現代科學各重要部門的知識。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到八日的晚上國民黨匪幫槍殺了二十三個革命者，其中有五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作家：白莽、柔石、胡也頻、馮鐸和李偉森。就國民黨匪幫的萬惡的卑鄙行為魯迅寫了一篇優秀的、極其鮮明的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在這篇文章裏，在給中國無產階級及保衛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敵人那種卑鄙行為和罪行打上烙印之後，他還涉及到漢族文化教育問題，他寫道：“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⑤。

這樣看來，魯迅曾不止一次地反對那種難以解釋的論題：說什麼表意文字好像能團結整個漢族人民。魯迅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時期，正是方塊漢字使勞動人民的教育普及遭遇到困難，也正是方塊漢字在勞動人民文化和政治發展的道路上的障礙，因此他才這般熱烈提倡中國採用新的拼音文字。

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會議上回憶一下傑出的思想家，新中國民族文化的戰士的下列名言，是非常恰當和及時的：“倘要中國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衆語，大衆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⑥。

魯迅關於漢字改革的許多經過周密思考的意見現在聽起來還是很令人信服的。

六

魯迅不止一次地堅決主張為漢語創造字母的、嚴格的語音的，換句話說，語音字母文字。那時有些人指責“注音字母”來代替漢字，魯迅認為“這是不行”^⑦，

因為，它究竟不過是簡單的方塊字，跟日本字母相仿。魯迅認為，“注音字母”能起次要作用，而作統帥是不夠資格的，它們“寫起來要混雜，看起來要眼花”^⑧。

魯迅從“注音字母”的複雜性和這套字母的作者沒有放棄表意文字傳統等方面看到了這一套字母的基本缺陷。“……那些字都還很繁瑣”^⑨，這是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所指出的。

的確，魯迅是正確的。任何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造的漢語字母方案都要給字母表添上許多符號，用這些符號一方面表示聲母，另一方面表示韻母。

有些同志把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建立的漢語字母體系解釋為好像是漢語的特點——聲母和韻母的顯著劃分。但是，要知道，韻母在漢語裏並不是最簡單的語音單位。韻母在任何漢語單詞裏，假如它不是僅由一個語音（音位）組成，它裏面可以有幾個各別的、不可再分的語音單位（音位）。換句話說，在漢語裏，在它的任何方言裏很容易確立在詞中有區別意義作用的基本語音（音位）系統。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在文字改革時，對漢語來說，最容易而又最合理的當然是創制一種嚴格拼音的、語音字母的文字。為什麼要在半路停止，為什麼在這方面不合規律地引証漢語的“特點”來製造某些緩和劑的治標法呢？如果嚴格實行語音字母的原則，那麼在漢語字母表上一共將有 28—29 個字母，也就是說比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字母要少得多。

28—29 個字母的字母表，正像魯迅正確地指出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⑩，學會 28—29 個字母所需要的時間當然比學會那種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字母所花的時間要少得多。

也不能忘記：在有了簡單的合理制定的字母的條件下，才能最合理最容易地建立起現代的印刷業、印刷技術、打字、電報、文字教學法。

魯迅非常歡迎 30 年代初由中國共產黨著名的活

（轉 13 頁）

- ① 同上，105 頁。
- ② 同上，115 頁。
- ③ 《魯迅全集》，6 卷，116 頁。
- ④ 同上，162 頁。
- ⑤ 《魯迅全集》，4 卷，267 頁。
- ⑥ 《魯迅全集》，6 卷，109 頁。
- ⑦ 同上，102 頁。
- ⑧ 同上，102 頁。
- ⑨ 同上，162 頁。
- ⑩ 同上，162 頁。

关于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几个問題

——在現代汉语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發言——

鄂 山 蔭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親愛的同志們：

我想首先向中國科学院致謝，感謝邀請我來你們偉大的國家訪問，親眼看看你們偉大國家的人民正以無比熱情爭取在和平条件下建設社会主义。我願意向这次大会祝賀，並祝大会獲得成功。

在漢語文学語言規範化會議日程上的問題對我們來說絕對不是陌生的。相反地，這些問題是我們所理解的。因為，類似的問題在苏联我們曾碰到過，並且現在也還在發生。比如說，就在今年六月，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還舉行了俄語文学語言及其規範化問題的會議。苏联語言學家和漢學家對这次會議的工作發生強烈的興趣，這是很自然的。

我認為自己在漢語規範化問題上不夠內行，因此請允許我在我的發言裏，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們語言學家在苏联各民族文学語言規範化方面的點滴經驗。我過去主要是搞詞彙問題，所以我下面就只談這方面。

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問題是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產生的：這個問題只有在已經形成民族語的条件下才能產生。民族的統一，共同的經濟生活的鞏固，國內各地區之間聯系的發展，統一的教育系統，民族文学的傳播等等，這些都制約着文学語言的最大限度的社會作用。這一社會功能的擴展也就自然引起科學的規範化問題的提出。

在俄國這個問題約在二百年前就產生了。不僅是從普希金開始，甚至在他以前就有許多人講過或是寫過有關俄語文学語言規範，甚至有關俄語規範化的問題。但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語言學家除了少有的例外，都只局限於記錄這些規範，只是登記一下個別作家的語言中或某些社會階層的話裏的一些不合規範的現象。爭取文学語言規範化的鬥爭在革命前的俄國是不夠積極的，而且組織性也不足。

在蘇維埃時代，俄語文学語言規範化問題成了具

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並採取了積極的鬥爭形式，爭取語言的正確性和準確性，爭取有效的建立語言的標準規範。不是作消極的旁觀者，而是作爭取語言純潔的戰士——這就是新型的苏联語文工作者。

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建立了自己統一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漢民族語成了社会主义類型的偉大民族的語言。還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初幾年，漢語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問題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的中心。黨和政府號召全中國人民為正確地運用祖國語言，為祖國語言的純潔而鬥爭。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把這個問題全面地提出來了。因此，依我們看，這次提出文学語言規範化對中國來說是完全及時和完全必要的。

其次我們認為，整個文学語言的規範化以及詞彙的規範化(局部的規範化)只有在取得大量集體經驗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在十月革命以後的短短的時期裏，俄羅斯民族走過很長的發展道路，變成了社会主义類型的民族。隨着社会主义社會的建設、文化革命、科學和技術的提高以及文学藝術的發展，俄語詞彙在這短短的过程裏得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發展。拿我們的文學和出版物來說吧。任何現代文藝作品的語言，任何報紙論文的語言在詞彙方面都反映出苏联人民在國內和外國干涉時代為保衛年輕的蘇維埃國家所經歷的全部戰鬥过程，反映出苏联人民在恢復國民經濟和完成我們的各个五年計劃時期所經歷的全部戰鬥过程；現代俄語詞彙反映着我們的人民和軍隊為使人類擺脫法西斯主義所進行的英勇鬥爭，反映着我們戰後時期社会主义建設，我們社会主义的現實。

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裏，進入俄語詞彙的那些新詞是由早已存在於俄語構詞法裏的手段構成的。語言中有由語義構詞法形成的新詞，也就是說，由用舊

表現新內容的方法所形成的新詞。例如“коммисар”詞，就是這樣的詞，這個詞現在已經不表示機關地區的長官，而表示一個團體中的黨的領導者。有加結尾部的方​​法構成的那些為數很多的新詞，比如 ударник(突擊隊員)，скоростник(高速工作者)，библиотекарь(農村圖書館管理員)。有用元音把詞根或單詞聯起來的方法而構成的複合詞，如 птицеферма(養雞農場)。還有 комбайн(聯合機，康拜因)一類的外來語或詞彙的借用。所有這些使詞彙豐富的手段都沒有越從前的俄語文學語言構詞規範的範圍，也沒有引構詞法新模型的創立。

這一任務對蘇聯一些兄弟民族的語言來說，是比困難的。這些民族同俄羅斯族手挽手走過了全部鬥爭和勝利的道路，他們的詞彙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這些語言的詞彙的發展有時走了曲折的道路。例如在蘇聯各民族中的一些突厥語支的語言裏就曾廣泛地借用過阿拉伯和波斯語的詞。曾借用了 инкляб 來表示“革命”，иктисат 表示“經濟”，джумхурият 表示“共和國”等等。其中許多詞對該民族來說是異己的，為人所不了解的，並且是活的口語裏不用的。與此相反，在某些共和國因為要反對濫用外來語，就發生了正當的徹底排斥外來語的現象。所有的外語借詞包括俄語借詞在內都無情地受到了清洗，代之以自己的詞彙，甚至於在新詞不能準確地表達所需要的概念時，這樣做了。比如，在卡拉卡爾帕克語裏，為了表達“革命”這一概念就曾強加運用“аударыспақ”，這個詞實質上當“改朝換代”講。這種現象會發展到令人發笑的地步。比如在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一個壽命不長的術語 шап-арба——(鬼車)來表示“自行車”。

社會主義文化的成長、學校教育網的發展、文學的繁榮、和主要的是那些團結在統一的大家庭裏的各民族的接近——這些都使文化珍寶得到廣泛交流，同時俄語詞彙和國際詞彙(特別是科學技術和社會政治方面的術語)受到普遍採用。但是，目前那種由一種具體語言提煉出來的民族的構詞法是詞彙發展的最重要源泉。

英勇的中國人民的經驗，中國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所走的戰鬥道路，對確立漢語文學語言規範有重大的意義。中國人民生活中發生的各種巨大的變化，中國人民為民族和社會解放所進行的鬥爭，中國人民為建設新社會基礎所從事的辛勤勞動都反映在漢語的發展上，首先是反映在漢語詞彙的發展上。漢語文學語言的詞彙的發展，科學技術術語及其他新詞的增加，簡直一日千里。生活每天都在產生越來越多的新詞。這些新詞大批地來自先進生產者工作隊，

工廠、農業合作社、科學院、中小學校和大學。在中國解放前有誰知道“鋼材”、“輪耕制”這樣的術語呢，但是，這些術語現在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個公民常用的嗎？所有這些新的詞都是要在科學上加以綜合的材料，因為這些材料是人民的偉大集體勞動的成果，足以影響漢語文學語言的規範。我們知道，在這方面你們曾做了許多工作並進行着更多的工作；《新名詞辭典》的出版和在《工人日報》上對五年計劃中新術語的解釋等等，就是一個很好的証據。你們語言中那些極其豐富的構詞手段能夠順利地應付生活提出的任務。跟俄語一樣，漢語中有些新詞是由舊詞表達新概念的方​​法構成的，有些新詞是由加結尾部的方​​法構成的，還有些是以漢語所特有的詞根組合法構成的。用上面這些方​​法構成的新詞，呂叔湘先生已舉出很多例子，我就不再舉了。此外還有一部分新詞，是用詞類轉換的方​​法構成的，比如，“豐富”原來是形容詞，現在變成了動詞，又如“意味”原來是名詞，現在加上“着”(“意味着”)也變成了動詞。上面所列举的構詞手段和格式是漢語構詞法裏早就有的。弄清構詞法中派生的類型和格式是文學語言規範化工作當中的重要部分。

三

現在，我來談談我們蘇聯如何處理方言詞彙和古語問題。蘇聯過去有些人有一種看法，認為使用方言詞彙就是用民間的成分來豐富俄語文學語言。從我們工作實踐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須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詞彙規範。這一結論在三十年代高爾基的許多有名的言論裏明顯地表示了出來。在這些言論裏，高爾基堅決反對使用方言詞彙、同行語和區域詞等等來堵塞文學。在現代的俄羅斯文學裏，對話中勉強還可以使用方言詞彙當作一種修辭手段，但是也要少用。

凡是熟悉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書中舒卡里老頭兒的人，都會很容易地想像到：方言詞彙在什麼限度以內能算是真正的藝術表現手段，足以補充描寫作品裏的人物。但是，諸位大概都知道，連蕭洛霍夫也在他作品的新版裏作了很多修改，使人物的語言擺脫許多多餘的方言詞彙。除去修辭方面有使用方言詞彙的必要之外，我們總是把方言詞彙算作堵塞我們的文學語言的成分。大力扶持民族語的規範，扶持它的基礎方言——始終是我們詞彙規範化工作中的基本原則。

固然，有時我們不能不脫離這個原則，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充分理由。有這樣一種情況：一種語言的方言相互差別特別大，並且講這些方言的人又特別多。假如這種語言沒有文字，那麼可以有個例外：為了掃除文盲，有時要建立兩種文學語言。例如莫爾多瓦蘇

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國現在就有兩種各以一個方言為基礎的文学語言。

但是，我再重複一遍，只是在一種語言沒有文字的時候，我們才這樣做。如果這種語言有文字並且早就有用這種文字創作出來的文学，那麼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這個原則，即使在方言非常分歧的情況之下，也是我們必須要遵循的。例如，烏茲別克語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其次，在這個地方也應該談談另外一種情況：如果基礎方言詞彙裏由於沒有這種東西而缺少方言裏所有的詞，那麼就不得不吸收它們。比如，基爾吉茲文学語言在進行規範化時，是採用北部方言作它的基礎的。在這個基礎方言中沒有那些和植棉有關的詞（在基爾吉茲北部不種棉花）。但是在基爾吉茲南部，植棉業却是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因此，很自然地，相應的單詞就從南部方言進入了基爾吉茲語的民族詞彙。

這樣的現象在俄語裏也有。比如，現在我們書報上常常碰到 *путьна*（漁期）這個詞，從來源上講，這個詞是區域詞。

我們對待古語的態度也是這樣的。我們沒有一個人為了《彼得一世》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語言而責備阿列克塞·托爾斯泰。這部小說在人物語言裏使用的古語是廣大讀者所容易瞭解的，並且是真正的藝術表現手段：這部小說人物的語言把讀者帶到了作者所描寫的時代。但是，在雅茲維茨基的歷史小說《露西國王依萬三世》裏所用的古語，那些不懂古俄語的讀者就很難看懂。因此，這部小說的語言會遭到我們報章上的批評。

總之，一個方言詞的普遍性，或一個古語，運用的頻率是規定我們讓不讓它在現代俄語文学語言詞彙裏佔有合法地位的主要標準。這又要取決於科學研究。

在中國，大概這兩個問題都比在蘇聯尖銳得多。第一，由於國家經歷過長期的封建割據，地域方言之間的分歧是很大的。其中一些方言甚至還有自己的文藝作品和戲劇。各方言與民族共同語抗衡的現象還相當大，而方言詞彙又很容易滲入文学語言。第二，中國在很多世紀以來就有一種舊的文学語言（文言），這種文言是根據古代全民漢語並經過許多語言藝術巨匠琢磨加工而保存下來的。這不算什麼例外，有書面語言的地方都是這樣。舊中國文化不普及，也使文言免於遭受發展着的全民共同語的規範和方言的滲入。還有，文言的基礎和最近幾個時代發展起來的全民文学語言有共同根源，這一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有這一切到現在還便於文言詞滲入現代漢語文学語言之中。這些文言詞，部分是豐富現代漢語文学語言，但經常是起了堵塞作用。這裏的情況跟古露西的情況相同：露

西的古斯拉夫書面語在全民共同的文学語言的發展中就曾起過這樣兩種作用。跟印度各語言的情況也相同：印度的梵文到現在還在繼續影響着印度各種新文学語言的詞彙。

因此，我認為，研究現代文学語言裏詞彙單位的普遍性和使用頻率，對任何一種文学語言的規範化都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四

蘇聯的科學家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深信文学語言規範化的問題应当在嚴肅的研究工作基礎上解決。這牽涉到文学語言的各方面——正音法、詞彙、語法、修辭、方言學。如果科學基礎不夠，那麼關於文学語言規範化的一切議論都是空洞的，並且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沒有結果的爭論。我拿土爾克明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的工作經驗作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土爾克明沒有對方言語音的特點作必要的研究，因而拖延土爾克明文学語言的規範化。文学語言中應該確定全部規範应当在實驗中檢定，首先应当用基礎方言材料檢定。

在這方面，我對中國的專門文獻知道的很少。是下面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毫無疑問的：像尖音、分音、聲調和重音現象、“兒化”問題、用字的特點、某語法形式是否常用、方言詞彙和古語的普遍性等問題，所有這些都應該有系統的研究和考慮，因為只有這樣，才不僅能夠及時記載已經肯定的規範和標出它們中間所發生的變化，而且能積極地影響這些規範。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在蘇聯以極其興奮的情緒讀到了陸志章教授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和已故白濤洲教授的《關中方音調查報告》，這些著作證明國同志們也注意到這些問題；也因為這個緣故，在我研究漢語的工作中，實驗研究法開始逐漸佔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為了舉例說明這個問題，這裏可以提提我們年輕的漢學家那些已答辯過，但還沒有發表學位論文：М. К. 魯勉茨夫的《主語副句與獨立單句間的語調比較》，И. Н. 曼里茨夫的《漢語的音位系統》。我想，最近以來使你們特別注意的語言學基本理論問題，有林漢達教授的文章中特別廣泛提出來的那個的界綫問題，還有曾舉行過討論的漢語詞類問題，前者曾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材料。我相信，許多問題都將在深入的科學研究基礎上被你們徹底解決。沒有科學基礎，就不能有規範化，就不可能寫出大漢學巨著。

五

現在再談談術語問題。創製術語是一個很大很

的問題。各个科学、技術部門的專家在創製新術語工作中起很大作用。至於統一術語，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各个國家機關要起很大作用。

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我們各共和國通過由蘇維埃或共和國部長會議設立的專門術語委員會進行了統一術語的工作。它們編輯了一種“名詞術語未定稿”，這種未定稿分發到各有關機關以便提出修正和意見，限期是半年左右。後來把這些未定稿再收集到術語委員會，委員會研究建議和修正意見，並根據它提出自己的結論。最後由委員會通過的術語表在官方的公報上發表，讓大家採用。

我們從中國同志們的著作中得知中國正進行着巨大的名詞術語工作。但是我們記得，像“火柴”這個很普通的概念，在各地方就有四種表達法，讀音不同還不算在內：“火柴”——全國通用，“取燈兒”——北京（在蒙古說“取燈子”），“洋火”——北方通用，“自來火”——上海及整個東南地區通用。

在《中國語文》雜誌38期發表的林應同志的文章指出“輪船”一詞在不同方言中就有三種不同說法，等等。這說明目前中國術語統一的問題是特別尖銳的。這裏，還要特別研究哪些要統一和哪些還可以不進行統一的問題。目前，在有集中的國民經濟的條件下，自然術語統一的工作將會更快、更順利進行。

六

最後，我還想說的是：只有在現存的規範最後固定在詞典裏的時候，任何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工作才可以被認為是完成了。但是，遠不是所有的字典和詞典都能具有這種意義。例如，上一世紀六十年代俄羅斯出版的、而現在蘇聯還再版的達里詞典不僅包括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文學語言的詞彙，而且還有許多地方方言、土話和同行話等等。這樣的詞典不是規範性的詞典。但是，蘇維埃時代的規範性詞典——烏沙柯夫詞典、奧熱柯夫詞典、蘇聯科學院出版的《現代俄語文學語言大詞典》（剛出版幾卷，尚未出全）都具有極大的規範意義。這樣的詞典是廣大人民的最寶貴的參考書，它們在推行俄語發音、正字法、詞彙、語法和修辭的規範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

我在中國出版的詞典上花了很多功夫。我不打算談那些經典的古詞書，它們都是中國各個時代詞典編纂者的巨大勞動成果，並對讀者，例如讀古文的人，有很大幫助。另外幾部在中國出版不太久的大詞典也是服務於這個目的的，它們一般是解釋古書和新名詞的。《辭源》和《辭海》是我們每個漢學家必需的。我們很珍視符定一的十卷集的《聯珠字典》，它是研究古漢文不可少的參考書。《國語辭典》在我們那裏也得到了

極高的評價。但是，我們覺得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沒有一部記錄現代文學語言規範的詞典。接近這類詞書的是《國語辭典》，但這部詞典從它所選用的字和詞彙來講，甚至在出版的當時，也不能認為是規範的。首先它包含了很多古語，這些古語很難說是現代語言的組成部分。例如，這部詞典4104到4105頁的“殷”字。這兩頁上所列舉的詞和語彙有多少可以使用在現代文學語言裏呢？我認為很少。同時，這部詞典裏的古語也沒有任何專門標誌。在那裏，我們也找不到那種指明某個詞是否是書面語或口語中一個詞彙單位的標誌；除了少數例外，沒有指出詞的方言來歷，沒有講它的修辭上的特性，也沒有說明它的用法。在詞典中我們也找不到所查的那個詞的語法特性。所有這些都大大降低了詞典的價值，削弱了它的規範化作用。

除了上面講的以外，還要加上一個要求，也就是對今天還在使用方塊字的漢語詞典的要求。中國的規範性詞典，只有在詞典裏每個詞都有正確註音時，才能成為真正規範性的詞典。有了這樣的註音才能正確地決定一個詞的讀音，指出它的標準發音。《國語辭典》在某些方面優於先前出版的那些詞典：《國語辭典》裏每一條都有註音，而先前出的那些詞典不是都有的。但是，我認為《國語辭典》裏的註音系統還不能在足夠的程度上用來固定詞的發音規範。為什麼呢？

在漢語詞彙學問題研究上所獲得的經驗告訴我們：重音的存在是漢語詞彙的一大特徵，這種重音在一定的情況下又能把幾個由語法聯系着的詞劃分出來，而且一個詞組的重音系統還能夠標誌出：一個詞組在語法上和語音上是一個統一的單位。如果從這種觀點來看《國語辭典》的註音系統，那我看，就完全不夠了：在詞典中沒有記上重音，也完全沒有顧及四聲的互相影響。這還不算，《國語辭典》裏也沒有指出：這是一個獨立的詞，還是一個詞組，或是由詞組縮減而成的詞。換句話說，《國語辭典》沒有提供出必要的材料，幫助在一種具體條件下解決詞的界綫問題。我們明白，最後這個問題是漢語詞彙學中最根本、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但是規範性詞典應該提供具體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切必要材料。

我們熱烈地希望中國不久能出版一部漢民族文學語言規範詞典。我相信，這樣的詞典將大大推進各國的漢語詞典學的工作。那時，中外文詞典將要在應有的水平上出版，既將有利於中國人民學習外國語，又將有利於各國人民學習現代漢語和研究你們偉大國家。

上面所談的，只是一些個別的見解，這些見解遠遠沒有包括你們工作的廣闊範圍。讓我再一次感謝你們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在這個會議上講了這些話，並讓我祝你們工作成功。（吳樂、陳鵬譯，劉湧泉校）

关于單一的民族語言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發言——

格拉烏尔

(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

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民族的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它的語言。光從外部的記號看來人們往往不能認識一個人是從哪個地區來的，更無從知道他的經濟利益或思想方法，但是只要他一開口說話，人們就能知道他是哪一個民族的。同時，語言也許是民族的最穩定的特徵，人們很少能夠隨意決定把它改變。可是在1950年以前，人們對於民族語言和它與方言的關係的問題却很少注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裏第一個很清楚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強調地指出：“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為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從於自己”^①。

根據斯大林的見解，蘇聯的語言學家曾廣泛地討論了對整個民族社會是統一的和共同的民族語言和地域方言間的關係。他們用不同的具體事例表明了怎樣產生方言的集中和作為民族語言基礎的方言是根據什麼條件選出的；比方說，在法國和英國為什麼民族語言是以首都的方言為基礎的，而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亞卻選了另一個地區的方言做基礎。由於某種理由基礎方言還不能確定的時候，蘇聯的語言學家就決定態度，推薦那最有可能變成普通使用的方言。

這也是眾所共知的事實：在人類史中曾經有過統一的時期和分化的時期。在原始公社時期民族語言有分裂成為幾種不同語言的傾向；在奴隸制度時期有過方言的集中，某些語言擴展到了寬廣的地域；在封建制度時期方言又再起分化；在資本主義時期語言的統一佔優勢。但只有在社會主義時期才有真正的語言的統一，古代方言的差異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遺跡。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不可能有完全的統一，因為資產階級用來分離勞動羣眾的措施之一就正是要增劇各地區間的紛爭。比方多少次我曾聽見他們說，在法國，真正的法語不是在巴黎說的，而是奧爾雷安或波哇濟野的；又多少次我曾聽見他們說，在羅馬尼亞，真正的羅馬尼亞語是在邊遠的地區說的。這種想法對於某些作家對民族語言的態度不是沒有影響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另一個對於語言統一的更重的阻力就是農村羣眾的文化落後。這有利於土語保存，甚至增強了各地域間的語言的差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城鄉間的矛盾一步一步地減少，最後只留下了一些較不重要的差別，大大有利於語言的統一。

民族語言和文學語言間的關係怎樣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把不同時期區別開來。當然，在民族感情沒有出現以前，我們談不上有什麼民族語言。可是就在古代，就有了一種全社會共同的、統一的語言，所有方言都服從於它，作為這種統一的語言的派。古代希臘可以給我們最明顯的例子。在那裏，每個城市都有它的帶有文學形式的土語。在法國，直到十四世紀，文學中採用的還有幾種方言。在別的地方，類似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在某一個時期，由一些比較容易看出的理由，一種方言佔了其他方言上風，用途開始比較廣泛，它雖然也受了其他方言或深或淺的影響，結果卻甚至成了唯一的文學語言。比方希臘的阿狄克方言和法國的法蘭西島方言都是。隨着時代的進展，共同的語言成了民族語言，一步一步更與文學語言相類似。

這意味着共同的語言起初只是一種抽象：共同希臘語之所以存在，只因為希臘的各種不同方言都出於一個共同的來源的，只因為它們有着非常重要的特徵，甚至有着頗為相同的發展規律。所以這個時候，共同的語言只是親屬方言的總和，只以些方言的形式而存在。反過來，在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語言，民族語言，通常卻是一個具體的事實，為它一步一步與文學語言相類似。這文學語言是容易識別的，因為它不與任何地域方言完全相同。隨着社會的發展，民族集體統一的文學語言代替了其土語的書寫形式，就逐漸擴展到全國去；另一方面，廣大的勞動羣眾，從前還只是一些文盲，現在很快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12頁。

了教育，堅決地由使用土語轉移到使用文學語言，就構成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一個顯著的進步。

無論是為了加強民族的團結還是為了文化的發展，這都是一個極端重要的進展。就這個觀點看，語言學家的責任怎樣呢？當然，語言是一種客觀的現象，我們不能按照任何個人的意志而把它改變。有時候有想試做一下，但一切嘗試都可悲地失敗了。但是這不意味着我們就應該無動於衷地看着語言發生變化。認識到了它的發展的方向，認識到了這個發展方向的重要性，語言學家就有可能並且應該作出貢獻，加速這些有用的發展的進程。在這樣的場合下，看到語言的某種形式一步一步地擴展，在最近的將來會被全國語言統一的和一般的形式，語言學家就應該起責任幫助語言儘快地走完它的中間的階段，完成它的統一。這不只是一件業務上的工作，並且是一種國家的責任。

就我對於材料的非常淺薄的認識看，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在這時候完全有理由把這個問題交給中國的語言學家。民族語言的問題在中國是極端重要的。有些西方的語言學家認為有幾種漢語，因為語的不同方言間的差別相當大，以致使用這些方言的人不能互相了解。這種錯誤的主張就政治的觀點看非常危險的。誰說有幾種語言，就是在原則上說有個民族。有幾種漢語存在就是為把中國分裂成幾個國家辯護。以為能不能互相了解可以給我們用來做區一種語言的兩種方言和兩種不同的語言的標準是不確的：在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我們很容易到一些使用某種方言的人不能為他們同民族而使用一種方言的人所了解。可是人們從來沒有說過有兩法語，兩種德語等等。反過來，一個保加利亞人和一個俄羅斯人雖然各自使用着自己的語言，卻相當容易達到互相了解；可是沒有人能夠主張俄羅斯語和保加利亞語構成一種語言。

區別方言和語言的主要特徵，那是同一種語言的兩種方言承認共同語是最高的單位，而這兩種方言構成它的從屬的單位，至於兩種親屬語言卻不服從於任何更高的語言的單位。一方面，譬如法語等的方言，它們都是法語等的支派；另一方面，譬如俄羅斯語和保加利亞語，它們在目前不能承認有任何更高的單位。法語的方言現時朝着語言的單一形式集中，而俄羅斯語和保加利亞語卻各有它們的不同的發展方式。人們脫離一種語言，採用另一種語言的時候，哪怕有親屬關係的，也一定要中斷那延續性，就是要完全脫離那第一種語言，完全採用那新的語言；可是脫

離一種方言，採用同一種語言的另一種方言（或者採用民族語言），人們通常卻只分階段，採取連續過渡的方式來進行：起初採用一個特點，其後又採用另一個特點，如此等等。因此我相信我們可以定下這樣的一個定義：假如說話的人可以由一種方言過渡到另一種方言，或者由兩種方言過渡到民族語言，不致有什麼驟然的中斷，而只有一些連續的小適應，那末我們所有的就只是同一種語言的兩種方言。如果大家同意這個觀點，那末，我想人們就再也不能懷疑漢語的不同方言是屬於一個漢語的，這就是單一的漢民族的語言，這種語言有可能並且有必要儘快地統一起來。

可是語言學家能夠用怎樣的一些方法來幫助這種統一呢？關於這一點，我敢向大家說一說在我們的國家裏所做的，不過在那裏，我要附帶聲明，工作比在中國的要容易得多。

我們首先仔細地研究了各種方言事實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它們將來發展的可能的方向，大體上能夠說出其中哪些是與語言發展的規律相符合的，哪些是不相符合的。然後我們編印了一本關於正字法的手冊，這個手冊不但就理論的觀點和實用的觀點討論了正字法的事實，並且討論了正音法的事實。我們現在還剛編好了一本關於正音法的手冊。這些手冊的作者在這越來越廣泛的範圍內充分討論了區域性的發音問題之後，遇到每一個特殊的事實都注意到哪一個發音可以說是最好的，然後在這發音的基礎上確定了那書寫的形式。這個形式於是在教育事業中和出版事業中成了強制的規範，很快就擴展到全國去。我們其後還編印了一本規範語法，把可以認為正確的形態學形式和造句法格式確定下來，同時指出那些大家認為不大好的應該避免的形式和格式。最後我們還正在編印現代文學語言的詞典，同樣是有規範性的，因為它對每一個詞都註明它的修辭的特點，例如方言的、古語的、俗語的、書本上的等等，這樣可以使讀者把那些可以視為文學語言的詞和其他應該在某種情況下使用的詞區別開來。

一般人對於這種進行方法的抵抗是相當微弱的。堅決要維護某一地區的說法的人並不很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苦心作成各種規範的語言學家全國各地的都有，在他們當中，大家也不需要常常撤回一些有鄉土觀念的例子。他們很快就明白為了民族的利益必須與目光短小的劣根性作鬥爭，放棄某些沒有任何機會強加於全國的習慣。有兩三個作家誤以為新的規範將禁止他們不能使用區域性的方言詞會提出抗議。關於這個問題，下邊再作解釋。

我首先要說明，問題不在於依照它的嚴密的形式

採用任何一種方言。那被採用為基礎，並且已經把大批材料供給了民族語言的方言可能有些過分誇張的特點，有些比起其他方言還不如的公式。這樣一來，我們有時候就應該撇開這些基礎方言的特點而求助於其他方言的材料。有一個事情我覺得特別有趣的，應該在這裏說一說，那就是當一種方言被採用為文學語言的基礎，並且其他地區的居民開始在書面上和口頭上使用它的時候，這種方言，就它原有的而不是文學的形式來說，會比其他方言更快地走上退化的道路，並且更快地被看作是可笑的，比方英國的倫敦東部土音（cockney），法國的巴黎周邊的發音，羅馬尼亞的哇拉西土語等都是這樣。一本小說的正面人物如果是屬於一個離開主要的文化中心很遠的地區的，那末他的說話中可以容許有些區域性的特點，但是假如他使用一些屬於作為文學語言基礎的方言的土語化的形式，那末他就很容易變成可笑的，作家將不能達到他的目的。理由如下：在周邊的地區，在某一個期間，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每一個人的說話裏都或多或少帶有一些方言的特點，所以使用一些屬於這些地方土語的區域性的形式就不足以把一個人歸屬於缺乏文化的人物。反過來，假如那地方土語被採用為民族的文學語言的基礎，那末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很快達到了脫離那文學語言沒有採用的少數的區域性的特點，使用這些特點就足以標誌那說話的人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物。這使我們回憶起葉斯丕森給文學語言所下的定義（我只就所能記憶的引用）：在一個人的說話中，假如大家就他的發音辨別不出他是從哪一個地區來的，那末他所說的就是文學語言。由此可以證明文學語言和它用來做基礎的方言是不相同的。

我現在要說到作家們對於民族語言的使用問題了。一方面，任何藝術家對於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表達的方式。另一方面，任何藝術家的目的都應該是要創造出一些為全民族所能了解的作品。這就是語言材料裏面兩個可能的極端的界限：不能光是抄襲每一個人都看做模範的陳辭濫調以致庸俗不堪，也不能每一句說話都獨出心裁以致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能了解。所以在這裏面也要找出那正確的中庸之道。為了要能夠表達自己的人生經驗，為了要能夠把那些由現實中抽取出來的人物安排在適當的環境裏，為了要能夠創造地方色彩，人們有時候需要複製出一些區域性的特點。為了要能夠為全民族所了解，人們就不能用土語寫作，用任何方言寫作，而必須用民族語言寫作。

我所說的這些關於區域性的形式的話，我覺得也

同樣適用於古代的特點和行業的專門術語。為了描繪一個十六世紀的農民起義，絕不需要採用誰也不容易了解的十六世紀的語言。為了描寫礦工的生活，沒有必要摹擬他們的語言。我們解放後不久，在戲院裏演出了一個戲劇，劇情是在一個工廠裏發生的。那作家採用了一些技術上的專門名辭，這對於工人是熟悉的，可是對於廣大的觀眾卻是一無所知的，結果大家就很不容易了解那劇情。

為了要創造地方色彩，通常有很少的一些特異的特點也就夠了。我們的最偉大的傳記作家米海爾·沙德窩奴，他出版了許多歷史小說，只用現代的文學語言寫作，已經常常能夠在使人回憶起古代這方面做得很成功。當然，他有時候也採用了一些古代的詞語，但那是在一些大家還能夠認識的古語中經過一番很仔細的挑選的，或者只從上下文就可以了解它們的意義的，可是使他的故事帶上所需要的古代色彩的，主要並不是這個；那毋寧說是因為在裏面我們找不到任何羅馬尼亞語新近的外來借詞，這些新的外來借詞他都完全規避了，而只用了那語言的一些其他各種材料。對於區域性的色彩也是一樣。羅馬尼亞的偉大作家克蘭並沒有像那些比較次等的作家所做的那樣，把他的鄉土語的一個照像給我們：這些土語沒有一本詞典幫助就讀不下去，而這些與其說是作家的工作不如說是方言學家的工作。一個優良的作家是知道怎樣去選擇他感興趣的土語的主要特點的，這已經足夠使創造地方色彩。他採用了這些形式不只要容易為讀者所了解，有時候並且可以把它們介紹到通用的文學語言裏面去，從而豐富了文學語言。

罕用的表現法，不管是不是區域性的，運用得當，可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產生很大的效果。反過來，假如濫用了它，就不會產生藝術的效果，而只使人討厭。關於詞彙，特別提出來，我還要多說些：偉大的詩人通常甚至連那些不大通用的文學語的詞也要規避不用，他們要把那些最常用的詞加以妙的安排，從而求取最好的效果，正如拉丁詩人何斯所曾經推薦過的；當然，我們不應該光從形式上去判斷一篇文學作品的好壞，假如它的內容是毫無價值的，那末無論把它安排得怎樣好，也不能使它成為有價值的作品。可是在這裏，我們只能討論關於語的問題，關於內容的問題我們假定那是已經解決了的。

一篇作品缺乏價值，有時大家把它解釋為是由詞彙貧乏，並且以為一個作家的詞彙越是豐富多采，那末他的作品就越有價值。結果，我們讀到一些文

（轉 18 頁）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1955 年 10 月 15 日至 23 日在首都舉行，參加的有來自全國 28 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一級各機關、部隊和人民團體的代表 207 人。會議听取和討論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主任所作《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張奚若部長所作《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一致表示同意。

會議討論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並听取和討論了葉恭綽常務委員《關於漢字簡化工作的報告》。會議對於《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正補充以後，對於上述文件一致表示同意。

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以後，認識到漢字必須改革，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並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特別是推廣普通話，將為漢字的根本改革準備重要的條件。

會議決議：

- 1、建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把修正後的《漢字簡化方案》提請國務院審定公布實行。
- 2、要求各報刊和文化教育機關廣泛宣傳簡化漢字；各級學校使用簡化漢字；出版和印刷機關立即着手改鑄銅模，迅速採用簡化漢字，並按照異體字整理表在出版物上廢除異體字。
- 3、要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繼續簡化漢字、整理異體字的工作，並繼續向羣眾廣泛徵求意見，早日完成漢字的簡化和整理工作。
- 4、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首先對全國各地小學、中學、各級師範學校分別作出指示，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並且指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門有計劃地分批調訓各級學校語文教師學習普通話。關於部隊推行普通話辦法，建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決定。
- 5、建議在全國各省市設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委員會，組織社會力量，特別是廣播電台和文化館站，大力提倡學習和使用普通話。
- 6、建議中國科學院和各有關高等學校合作，進行全國方言調查，編寫普通話的教材和參考書，以便利各方言區人民學習普通話。
- 7、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有關部門進一步推廣報紙、雜誌、圖書的橫排。建議國家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推廣公文函件的橫排、橫寫。
- 8、建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早日擬定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提交全國各界人士討論並試用。

1955 年 10 月 23 日

1955年10月15日上午9時，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首都隆重地舉行了開幕式。

會議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的。這次會議的任務是在漢字改革的正確方針之下，首先解決兩個迫切的問題：通過漢字簡化方案和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8个省、市、自治區和中央一級各機關、部隊、人民團體的代表207人。

會議推選了：王力、王芸生、朱學範、江牧岳、老舍、劉鳳竹、何公敢、沈茲九、吳玉章、邵力子、林漢達、羅常培、陳望道、陳鶴琴、金湘、胡愈之、胡乔木、韋謏、袁麗華、張奚若、董純才、傅彬然、葉聖陶、葉恭綽、魏傳統、鄭材、黎錦熙、薩空了等28位代表組成大會主席團；葉籟士、劉子餘、莊棟、鄭之東分任正副秘書長。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致開幕詞。他說：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都十分關懷和重視文字改革工作。從1952年起，在前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之下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到1954年12月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今年1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共同發布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全國各地展開討論，徵集意見。此外，教育部在制定常用字和統一語音方面也曾經進行了不少工作，但還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要求專門家、學者、文教工作者和熱心文字改革的人士緊密團結，積極工作，穩步前進，完成文字改革的艱巨任務。

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就目前政治形勢和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問題作了重要報告，並傳達了中央負責同志對會議的關懷和支持。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以《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為題在會議上講話。他特別就漢字的發展歷史和改革道路，作了科學的分析。

在開幕式上講話的還有文化部長沈雁冰。他代表文化部和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對文字改革表示衷心

的擁護，並號召全國文藝工作者、出版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密切聯繫，積極工作，為實現文字改革、漢字規範化而努力。

下午接着舉行全體會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作了《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報告。他概括地說明漢字的歷史貢獻和今後相當長的期內的作用，漢字為什麼要改革，漢字簡化工作為什麼必須採取“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方針。他特別指出，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我們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為着實現漢字拼音化，必須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而在目前，推廣普通話，不但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也給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委員葉恭綽在全體會會上作了《關於漢字簡化工作的報告》。他對漢字簡化歷史和近年來漢字簡化工作的經過，漢字簡化工作的方針、步驟、方法，以及羣眾對漢字簡化方法上的意見，都作了比較詳盡的說明。

10月16日（星期日）休息。代表們利用休息時間參觀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舉行的中國文字改革文獻資料展覽。代表們一致認為，這個展覽對於關心中國文字改革事業的人都有極大的幫助，紛紛建議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巡迴展出，編印文獻性的專集等等，以擴大文字改革工作的宣傳。

17日整日進行分組會議。全體代表分組討論吳玉章主任和葉恭綽常務委員的報告。代表們對於報告中提出的方針、步驟、方法，一致表示擁護，並且熱烈地提出許多補充意見。

18日整日和19日上午，仍然進行分組會議，討論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代表們對包括《簡化字表（512字）》和《簡化偏旁類推表》兩部分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逐字討論，提出不少寶貴的修改和補充意見；並對在方案中未肯定的9個字進行了投票。對於《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作了一般原

性的討論後，由代表們在表上填註意見，交由主席團整理。

為了有效地及時地整理代表們提出的關於簡化字和異體字的意見，迅速作出決定，主席團決定：由各組分別選出代表各1人，並聘請魏建功、曹伯韓、傅彬然三位代表，組成專門工作組，立即進行有關簡化字和異體字意見的整理工作，限期於22日前向主席團提出書面報告。

19日下午，舉行全體會議，由教育部部長張奚若作題為《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他就漢語規範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為什麼選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以及推廣普通話的方針、步驟和措施作了具體的說明，最後指出推廣普通話的教學，擴大它的傳播，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希望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出版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積極地行動起來，勝利完成這一政治任務。

接著，中國科學院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作了專題學術報告——《關於中國文字的幾個問題》。他客觀地對漢字的歷史地位作了真實的評價；同時駁斥了西歐資產階級學者們關於漢字起源說的錯誤觀點，科學地分析了漢語和漢字的特點，漢字在中國為什麼被使用得那麼長久的原因，以及方言分歧現象的社會根源。他着重地指出：“超方言”文字的可能和無害的存在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唯一正確的是走拼音化的道路；有人歪曲斯大林的著作，在“語言革命”和“文字革命”中間畫上等號，把文字改革同語言發展階段的荒謬理論同等看待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斯大林在他的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中講的是語言，從來沒有把語言和文字看成一個東西。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謝爾久琴柯教授推薦了只包括28—29個字母的國際化的音素制方案。

20日整日和21日上午代表們分組着重討論張奚若部長的報告。代表們一致贊同政府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措施，積極地從各個專業的角度提出許多具體的、切实可行的建議。在多數小組上，代表們還交換了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

21日下午和22日整日舉行全體會議，听取部分代表發言。21日下午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有：南京師範學院院長陳鶴琴、南京大學教授陳中凡、天津市第六區第二工人業餘學校代理教導主任陳淑華、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教導主任鄭芸、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編輯室主任蔣仲仁、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操震、中國作協副主席老舍、中央民族學院第四教

研組(苗瑤語)教員吳滌平、湖南省湘陰縣小學教師任培定、河南省開封一中副教導主任張中傑、旅大師範附屬小學教導主任王茂業等11人。22日上午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有：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魏傳統、大公報社長王芸生、山西省教育廳秘書張一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校長李紀生、江蘇省無錫縣蠡園區掃盲中心學校校長何養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部長朱學範、雲南省昆明一中教員彭允中、北京大學漢語教研組主任王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盲聾啞教育處處長黃乃、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副秘書長袁翰青等11人。22日下午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推行普通話指導處處長徐世榮、吉林省教育廳廳長劉風竹、廣播事業局總編室主任丁一嵐、光明日報總編輯主任高天、湖北省文史館文字改革研究小組組長耿長寅等5人外，還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葉籟士代表該會所屬拼音方案委員會就擬訂拼音文字方案工作進行的情況，作了簡明扼要的發言。山西、河北、湖北三省教育行政部門派來的幹部薛長壽、孫培均、羅若梅，分別報告了當地舉辦普通話訓練班的工作經驗。發言的代表從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職業部門充分反映了羣眾對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的迫切要求，141個試用簡化字備受羣眾歡迎的情況。熱烈地提出了對實現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的具體建議。

23日上午，代表們分組討論了主席團根據各代表所提簡化漢字修改意見整理成的修正稿，以及大會決議草案。

23日下午，會議舉行閉幕式。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發言。他總結過去從事文字改革工作的經驗，歸納成四句話：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努力宣傳，動員羣眾；並作了懇切的說明，號召語文工作者共同努力。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胡乔木，受會議主席團的委託作總結性的發言。他對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根本改革漢字的準備工作等三個問題，以及會議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作了詳盡的說明。他指出，文字改革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這次會議僅僅是開端。漢字簡化是一個適應廣大羣眾需要的迫切任務，在今後仍須積極繼續進行。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同樣是適應廣大羣眾需要的迫切任務，這是加強漢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的必要步驟，也是進一步發展漢語和準備漢字根本改革的必要步驟。推廣普通話是有困難的，但是只要全國各方面大力提倡，並且

(轉42頁)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紀要

緊接着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之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北京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1)明確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對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原則性問題進行討論，(3)組織全國語文工作者共同進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

會議從10月25日開始，到31日結束。參加會議的有北京和其他各地的語文研究工作者、語文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學、翻譯、戲劇、電影、曲藝、新聞、廣播、速記等方面的代表共126人。參加會議的還有黨和政府的負責人員。中國科學院並邀請了蘇聯的漢語專家鄂山蔭教授和郭陸特教授，波蘭漢語專家夏伯龍教授和赫曼來夫斯基教授。正在中國訪問的羅馬尼亞語言學家格拉烏爾院士以及國務院蘇聯文教總顧問馬里采夫，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語言學家柳烈教授，也都應邀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致開幕詞。郭沫若說：我們所提出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就是要促使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尽可能合乎一定的標準；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採取必要的步驟，使它在語音、語法、詞彙上減少紛歧和混亂，增強統一性。民族語言的統一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過去是聽其自然的，現在我們是有意識地促進民族語言的發展，今天我們國家正集中力量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建設，全國人民在各個工作崗位上進入了越來越廣泛的集體生活和共同勞動，這就更加迫切需要一個規範明確的民族共同語，同時由於文化教育的發展，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就更顯得突出。漢語規範化問題中，語音的統一特別重要，因為漢語方音的紛歧最大，另一方面語音的統一也以文字改革為必經階段。這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已經作出決定，推廣以北方話為基礎，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我們應該擁護這個決議。在這次會議之後，我們必須廣泛宣傳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並且組織全國語文工作者在促進現代漢語規範化方面進行有計劃的分工合作。

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到會作了重要的指示。他指出：漢字改革、現代漢語規範化和在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拼音文字這三方面，是当前語言學工作中的主要任務，專家們要經過反覆討論去制定實施方案。在這次會議上，專家們通過學術上的討論，對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取得一致的意見，有了專家的一致，才有工作方案的一致，這樣才便於全國各地去推行。他勉勵語言學工作者要消除成見和宗派主義思想，尊重不同的意見，互相商討學習，以加強相互間的團結。他指出：專家要把自己的經驗知識傳授給下一代，要用

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培養新生力量方面。

接着，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呂叔湘在會議上宣讀了羅常培所長和他合寫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出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報告指出，現代漢語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的紛歧情況已經足以滿足我們發展文化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廣大人民迫切要求學習統一的、有規範的民族共同語，使民族共同語進一步規範化並且廣泛推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第二部分討論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原則問題。

(1)關於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問題，民族共同語和方言的關係問題：報告指出，民族共同語的形成並不以消滅方言為條件，它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礎方言的地區總是在這個民族的文化上和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地區，基礎方言本身也常常最能代表整個語言的發展趨勢。民族共同語在它的形成過程中不斷地從其他方言裏吸取營養，而方言在民族共同語的長時期的影響之下將逐漸萎縮而終於消滅。從歷史發展來看，白話文學作品從《話本》、《元曲》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它們的方言基礎是北方話；共同口語的開始形成，也不會晚於14世紀。漢民族共同語的長時期形成過程，到本世紀初年開始加速。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在平地上造樓台，而是肯定既成的事實，在已有的基礎上提高——就是肯定以北方話作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規範化。

(2)書面語言和口語關係問題：文學言語的主要形式是書面形式，它不是日常口語的複製品，而是

口語經過文學加工的形式。現代的文學語言必須跟現代口語基本上一致，適當地吸收古語和外來語中有用的成分。

(3) 規範化和個人風格的問題：語言規範化和文體多樣化並不矛盾。有一定規範、一定標準的文學語言是可以讓一個人發展他的個性的。作家們應該避免濫用方言。

(4) 規範化和語言發展的問題：一個詞的音改變了，一個詞的意義擴大或縮小了，一種新的語法格式排擠舊的語法格式，這類問題時常引起新舊之間的爭論。我們應該根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來權衡取捨，不能一味崇尚傳統，也不能無選擇地歡迎一切新的。

(5) 語言規範化和語言學家的責任：19世紀後期歐美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對於語言採取自然主義的態度，不注意語言規範的問題。這種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撇開語言使用者來看語言，在於不聯繫社會發展來看語言。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家認為語言學家應該研究語言的規範，並且通過這種研究促進語言的規範。解放前，中國語言學界受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特別是胡適之流的實用主義思想的侵蝕，很少人研究漢語規範的問題。現在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既不要抱自然主義的態度，也不要草率從事，犯主觀主義的錯誤。要深入調查研究，在語言發展中找出信而有徵的規律來。

第三個問題是怎樣進行規範化的工作問題。

首先是思想工作。要提倡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要促使每一個寫文章的人注意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尤其重要的是使作家、翻譯工作者、電台廣播員、電影話劇演員等使用語言有示範作用的同志們中間，取得認識上和行動上的一致。其次，教育部文化部等機關要採取一些行政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語言規範化的工作。語言學工作者要加強語言學理論的學習，學會把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原理和方法應用到漢語研究方面。

在具体工作方面，報告中提到以下幾個項目：(1) 詞典：詞典是進行規範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們需要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正音詞典，虛詞詞典、同義詞典、各種專科詞典、外國語和漢語對照詞典以及標準通用詞表等。(2) 語法研究：在研究語法系統的同時，要多做基層的研究。(3) 方言調查：訂立計劃，重點調查，訓練幹部，逐漸擴大調查範圍。調查方言不僅要注意語音，也要兼顧詞彙和語法。方言調查還要配合推廣普通話的工作，也要同漢語史的研究結合。(4) 教材和教學法的研究：例如正音教學，聽覺教學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對推行普通話直接有關係

的重要工作。

此外，還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全國語言工作者應該加強聯繫，分工合作，一方面大力培養新生力量，一方面善於使用現有力量。還要廣泛宣傳，使語言規範化變成一個社會運動，羣策羣力地來進行，才能早日完成這個光榮任務。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也提出了書面報告，報告的題目是《漢語標準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報告中首先說明了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

謝爾久琴柯認為漢民族正在完成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民族共同語。不過這種共同語現在還沒有能普及到全國各地，學校裏目前還沒有一種嚴格規定的語音規範來教學生，而容許用任何方言和小方言教學。廣播工作者和地方戲劇工作者往往還得依賴地方居民的方言。在全國的或全省的會議上，聽眾常常聽不懂那些用差別很大的方言所作的報告。這些情況，都說明漢語還需要有明確的規範。

從漢字改革方面看，漢語規範化也是非常必要的。改革漢字，必須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拼音文字只有在統一的民族共同語的公認的規範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鞏固和推行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因為拼音文字的創造是要以確定標準語音為先決條件的。

關於漢民族共同語的規範原則，謝爾久琴柯教授認為：民族語言一般都是在一種地方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地方方言是最充分最明顯地體現着該語言發展的一般趨勢，體現着全民語的特點的。人們確定方言的時候，應該依據一種地域上分佈得足夠廣闊的、在人民中間有足夠的威信的、體現着語言發展一般趨勢的方言，並且通常又是首都的或是很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方言，而確定標準音的時候，應該根據某一個分佈範圍不太廣的有威信的小方言。根據這個理論，謝爾久琴柯教授認為漢民族共同語應該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以北京音為標準音。

關於文學作品語言和語言規範化的關係，謝爾久琴柯教授認為：文學作品語言是民族共同語大的使用領域之一。在文學作品語言裏，尤其是对話裏，容許借用能作語言的藝術表現手段的方言、俚語的個別詞語。

語言規範並不是停滯不動的。儘管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具有穩固性，然而還是經常發生一些變化。這種情況有時是由於有些方言成分滲入共同語而產生的；有時是由於語言巨匠們估計到語言發展的一般趨勢和社會上對於豐富詞彙或語法修辭的要求而創

造的。不过这种脱离语言规范的现象，必须有促进语言丰富和发展的作用，才具有生存的权利而被社会所承认。因此，虽然文学作品的语言的範圍比較寬，但是作家無論如何不能用不必要的希奇的詞(地方土語、諺語等)來堵塞民族共同語，降低文学作品的質量。

对两个报告的討論和發言

會議就罗常培所長、呂叔湘副所長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的《漢語標準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两个報告裏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有25位代表和7位外賓先後在大会上發言。大家对漢語規範化的可能性跟必要性取得一致的認識。周祖謨代表說：这次會議的召開是及時的，漢語規範化首先要使語文工作者思想認識取得一致。關於規範化的重要性，他認為可从四方面來看：(1)共同語言是民族特徵之一，漢語自古以來就是漢族的共同語言，漢語有其發展的規律，不过因为方言很多，很多方面表現分歧。我們要在統一的書面語言的基礎上確定口頭語言的共同規範。(2)語言不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發展文化的利器，現在祖國在建設社会主义，語言在提高文化普及教育上都有重大作用。为了配合國家的社会主义經濟、文化的建設，語言必須有一致的規範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3)規範化是为实行拼音文字作準備，必須使普通話在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有一定的規範，否則拼音文字的推行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4)語言規範化可促進民族共同語的發展，使它更趨於完善和精密。

廣播、話劇、電影的工作者的代表們分別从自己的崗位工作上說明規範化的必要。丁一嵐說：方言的分歧使廣播工作發生很大障礙。例如溫州听懂北京話的人只有5%，为了照顧大多數听众不得不同時用溫州話廣播，但溫州話的廣播範圍也只限於一百里之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廣播的作用。其次由於語音上沒有明確的規範，廣播工作者常常感到一些困难，例如“暴露”的讀音就曾在听众中間引起爭論，使我們無所適从。同音詞也往往引起誤會，例如：有一次廣播說：“產品全部合乎規格”，有的听众誤會為“產品全不合乎規格”。刁光覃和葉子兩位代表都指出話劇工作者也同樣感覺到漢語規範化的必要。話劇現在只能在大城市演出，不能進入農村，在有些方言區城市演出也受限制，像《龍鬚溝》这样好的話劇，在某地原準備演20場，結果只演8場。現在劇院招考演員往往因他的語音關係不能錄取，这就使培养新生力量擴大文藝隊伍

受了影响。演員的語音不純，有時会在舞台上形成一家人的語音不一样的現象，使听众听起來很不順耳。孫謙和吳青代表在發言中指出電影工作中也感到規範化的必要：影片《春風吹到諾敏河》採用东北話，許多地方的观众听不懂，效果很不好。《陝北民歌》最初用陝北話，因为許多观众听不懂，又改用了“北京話”，浪費了人力、物力。

漢語規範化对教学工作更感到迫切。常常因为語音上的隔閡，很好的內容不能使学生全部了解，教學速度和教學效果都受到很大影响。有時甚至造成誤會。馬學夏代表說：有一次他对一个班長交代某一課要“講”兩小時，这位班長把“講”字听成“減”字，“講兩小時課”变成“減兩小時課”。少數民族學習漢語也感到漢語規範化迫切需要。解放以後，少數民族生活在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同漢族的接觸頻繁了，他們自願地想學好漢語，以便於學習漢族的文化，从漢族取得各項帮助，但是在學習漢語時遭遇漢字的困难，又遭遇方言分歧的障礙。有一位海南島的黎族同志，在海南島學習廣東話，調到武漢工作，廣東話就失了作用，不得不學習武漢話；現在來北京學習，又要學習北京話，單在學習方言上就費去了他很多的時間。吳昌代表指出：延边朝鮮族人民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二年級的十幾年的學習过程中，漢語始終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但是效果不高，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漢語本身規範化的程度不够。鄧懿代表指出，在教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時候，由於漢語語音、詞彙、語法沒有足够明確的規範，因此，在讀音、詞的用法、詞的解釋、虛詞的使用範圍、句子的構造各方面，教學双方都感到很大困难。

速記工作者对漢語規範化也感到特別需要。劉代表指出，速記是利用拼音的，由於語音沒有規範，速記方案就人各一套。根据北方話製訂的速記方案，作報告的人如果不用北方話，就很难記或簡直不能記。他感到這個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語音方面的討論

關於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規定，岑麒祥代表說，以北京音為普通話標準音的標準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北京音內部有些分歧，应当以知識分子的語音為標準（英語、法語都是這樣）。詞彙則不同，詞彙應以北方話為基礎，別的地方言中有用的詞語都可以吸收，北京話的土話則可以不要。鄭之東代表說：要規定拼音文字方案，首先要確定語音。过去有人認為拼音文字的語音系統可以不

是不对的。不应認為普通話是个大雜拌，应以北方音為標準。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採用北京土音。陸志韋代表的發言从討論普通話的語音基礎出發，把北京話的語音和其他官話方言的語音作了一番比較。關於尖團音，他指出，据最近調查的1279點和北京一樣不分“尖團”的有1020點，佔79.9%；“尖團”的259點，佔20.3%。全國有二十万以上人的市共有34處（据1951年的統計），只有石家莊、青島、南京三處分“尖團”。關於ㄅ和ㄆ的分別，分別這兩個聲母的。關於ㄋ和ㄌ，ㄋ和ㄌ的分別，186種官話方言之中有106種跟北京話一樣。陸志韋代表所指出的以上幾點，都充分說明了官話語音最能體現官話區語音的共同性，最具有作標準音的資格。

丁聲樹代表在介紹方言區情況時，指出了官話區在各方言中的既成優勢，他說，“官話”區包括長江以北地區，長江以南鎮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帶，東北（東南角除外）、四川、雲南、貴州四省，湖南西北角，人口約三億八千七百萬，佔漢族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本區的語言一致的程度很高，從東北的瀋陽到西南的昆明，直線距離有三千二百公里，從南京到西北的酒泉，直線距離有兩千公里，各處的人通話沒有大困難。這麼多人口，這麼大的地區，語言如此一致，這在世界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官話的方言是很複雜，因此常常有人片面強調複雜的一面，忽略了一致的一面，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北京是本區最主要的方言，本區的人即使沒有學過北京話也能聽懂北京話，其他方言區能聽懂北京話的人也多，大家也都願意學習北京話。海外華僑原籍在本區的不多，可是華僑的學校大半都教北京話。

對北京語音細節上的規範問題，陸志韋代表就兒輕音兩點發表了意見。他說，顯而易見，北京話裏的兒化並不發生一律平等的作用。有些兒化詞有區別意義的作用的，有些是沒有這種作用的。陸志韋代表認為北京話的輕重音也有起區別意義或區別作用的作用的，有不起這種作用的，我們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處理。

夏青代表說，廣播時兒化詞如“零件兒”，“隔壁”其他地方的人聽不懂，外地人學北京話往往把不兒化的詞說成兒化，如“秋天”說成“秋天兒”。在莊嚴的場合裏用兒化詞也覺得不妥當，但“沙仁兒”說成“沙仁”又不習慣，這問題很困難，希望語言學專家加研究，找出規律。

彭澤等代表說，輕重音是北京音系的特色之一，有區別詞義，構詞等作用，能够豐富語言，應該全部保留。

關於北京話裏一些讀音分歧現象的問題，孫崇義代表說，一詞多讀可以這樣來解決：如果韻書上的音現在已經死了，像“暴”（暴露）的ㄅㄠˋ一音應該捨棄，而從現在的音，讀ㄅㄠˊ。但是“突擊”，“可惜”，“投擲”，“建築”，“性質”，“驅逐”等原是陽平字，現在都有陰平的讀法，“波”有ㄅㄛ、ㄅㄛˊ兩讀，這類情況，何去何從，就很難確定。劉鏡人代表說，關於語音方面的規範，現在政府已經確定拿北京音作標準，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完全擁護。但北京音本身還存在問題，如語音和讀音之別。如“誰”有ㄕㄞˊ、ㄕㄞˊ兩音，“血”有ㄒㄩㄝˇ、ㄒㄩㄝˋ兩音等；一詞又讀，如“波”讀ㄅㄛ，又讀ㄅㄛˊ，“摸”讀ㄇㄛ又讀ㄇㄛˊ等；《國音常用字彙》和《新華字典》兩音都標注，而漢語課本“血”只要求讀ㄒㄩㄝˋ，“摸”只要求讀ㄇㄛ，這種分歧，使教學發生困難。這些問題的處理，我的意見是：（1）要看這個字在複合詞裏的關係，如“頭尾”、“排尾”等中的“尾”應當讀ㄒㄩˇ，“尾巴”裏的“尾”可以讀ㄩˇ。（2）要看這個字在複合詞裏和其他字發音上的關係，如“血液”、“血壓”中的“血”讀ㄒㄩㄝˋ，在發音上比較方便，讀ㄒㄩㄝˊ不方便。（3）除這以外，應以口語作標準統一起來，如“誰”讀ㄕㄞˊ不讀ㄕㄞˊ。

詞彙方面的討論

詞彙方面的規範問題，在鄭奠代表等的書面發言中，舉出了一些規範化的原則：（1）關於吸收方言詞的問題，他們認為普通話一方面捨棄基礎方言中過於土的某些詞，一方面從其他方言中不斷吸取所需要的詞，所以在詞彙規範問題上普通話對它的基礎方言的關係主要在於怎樣去掉某些詞，對於旁的方言的關係主要在於吸收某些詞，有些詞只在北方話的某些個別地區應用，像東北的“不解”（不行，不能算完）；山西、陝西一帶的“地板”（地）“婆姨”（老婆）等，可以當作普通話詞彙看待。有些詞原來不是北方方言中的，但因為它有特殊的意義，在北方方言中沒有習用的同義詞，像“垃圾”、“拆爛污”、“扯皮”、“名堂”等，為了豐富普通話的詞彙，應當經常把這類性質的方言詞提升到普通話裏來。（2）關於吸收文言詞的問題。有些文言詞和普通話的詞意義相近但並不完全相同，像與“思想”意義相近的“思考”、“思維”，與“光明”相近的“光輝”，與“呼號”相近的“呼籲”；與“消滅”相近的“殲滅”；這些文言性較重的詞，為了表現意義色彩的差別，適應各個語言環境的需要，應當吸收。又有

些詞，來源出於文言、口語中有同義詞，但是由於各地口語的說法紛歧，這些多少帶點文言色彩的詞反而有極大的普遍性，就很自然的被吸收為普通話的詞，例如：“父親”、“妻子”、“頭”等等。(3)關於外來語的問題，要是普通話基礎方言跟其他方言有並行的外來詞，應當取基礎方言的，例如不用“荷蘭水”用“汽水”。

鄂山蔭教授介紹蘇聯處理詞彙的經驗。他說：一個方言詞能否進入文學語言要看它的普遍性如何，一個古語的詞彙能否進入文學語言要看它使用的頻率如何。他認為研究現代文學語言裏詞彙單位的普遍性和使用頻率，對任何一種文學語言的規範化都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蕭璋代表指出詞彙規範化又有三點可以考慮：(1)普通話中的同義詞應該去掉已經逐漸衰亡的，取新生而有生命的詞，如：“教室”和“課堂”，取“教室”；“教師”和“教員”，取“教師”。(2)方言詞與北京話的詞同義而文體也相同的，取北京話的詞，如：“玉米”和“包穀”，取“玉米”；“知道”和“曉得”，取“知道”。方言詞已在北京話中生根，北京話已普遍採用的，取方言詞，去北京話的原來的詞，如：“梳子”和“櫛子”，取“梳子”。(3)關於詞的使用的規範問題應以北京話為標準，如：“吃茶”、“喝茶”，取“喝茶”；但方言詞已在北京話中生根，北京話普遍使用的，可以用方言詞，如“泡茶”。

朱德熙代表認為：要是一個詞已經進入書面語，取得了公民權，不妨從寬處理，新生的詞就要從嚴選擇。他更指出，創造新詞有兩個原則，一是要有需要，二是要合乎漢語的構詞規律。

周祖謨代表指出，現在詞彙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用詞的分歧和混亂，例如：同一個東西有很多不同的名稱，亂用和生造，詞義的不定。詞彙規範應有一定的原則：(1)要看它的普遍性，(2)要看它出現的次數多少，(3)要看它的精確性如何，(4)要看它是否合乎漢語的發展規律。以上四個原則是互相配合的。

波蘭夏伯龍教授認為同義詞應該慎重處理，同義詞可以供給小說家和詩人藝術上的表現手段。科學和技術的術語應該嚴格統一，民族語言不能容忍術語的混亂。有些由外國語借來而與漢語的精神不調協的技術上的術語，應該代以另外一些術語。吳文祺代表認為同義詞的取舍應該依照精密、完善與豐富的原則，凡是修辭色彩不同的同義詞應予保留。

語法方面的討論

關於語法方面的規範問題，陸宗達代表在他的發

言裏有比較全面的討論。他說：以“北方話為基礎”並不能理解成把北方話的語法原封不動地作為規範，應當一方面統一北方話內部不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別的來源的有用的語法結構來豐富民族語言。北方話內部不統一的情形，他舉出兩點：(1)詞的完整性，比如：西南官話區常說“需不需要，反對，美不美麗……”，在這裏，“需要”、“反對”、“美”都是絕對不能拆開的單詞，拆開了就是破壞了詞的完整性，是應當排斥的。(2)虛詞跟詞尾的用法：虛詞在漢語語法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因此虛詞用法不一，發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副詞“再”和“又”在北京話裏有分別的，可是四川話裏“再”和“又”的用法就有混亂，可以說“明天你又去吧！”這也是應當排斥的。關於普通話吸收別處的語法結構的問題，他認為三點值得研究：一是方言語法的問題，吳語區有副詞“的”表示肯定。這個語氣詞是北方話所缺乏的，當然應該吸收。又如吳語“穿穿看”，“作作看”，這個“看”已形成詞尾，我們採取來可以豐富漢語的形態。二是古語法的問題，文言語法是祖國人民幾十世紀來提煉出來的，富有準確性和表現力，應該適當地吸收。例如數學上常見的“二加三等於五”，“三分之一”……，雖然都是文言的語法結構，可是行用已久，而且語意簡明，沒有另按現代語法改造的必要。這是一種常見的一種文言格式，像“以退為進”、“以攻為守”、“以蘇聯為首的和平陣營”，都已經在口語裏普遍採用了。採用文言語法應該是採用現成口語所缺少的，採取同現代語相抵觸的。三是吸收外來語法的問題，現代漢語事實上已經吸收了不少外國語法成分，“關於”、“對於”等的運用，漢語裏本來沒有的，採用了卻能使祖國語言形式更加豐富，表達能力加強。是我們在向外國借鏡的同時，一定要注意漢語的規律。例如，“再一次講課”是按照俄語語法說的，是漢語裏的“再”跟“又”有細密的區別，漢語的動詞又應該放在動詞後頭，那就還不如用漢語“再講一課”和“又講一次課”去分別表達了。我們一定要排掉那些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語法結構。不中不西的語法結構，主要是受了壞的譯品的影響，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留給我們的文化上的污點。像“由於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發以後，使我大大地提高了革命的警惕性”這種不中不西的語法結構，足以破壞我們祖國語言的潔淨和健康，我們一定要排斥。

朱德熙代表對語法方面的規範也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連詞“和、與、同、及”等，過去只能連詞，現在又能連動詞，可以考慮分工。此外他又提

語的構詞法過去沒有很好的研究，今後應該開展這方面的工作。關興三代表也認為方言和共同語意義相而表達形式不同的語法格式，方言應服從共同語，“我搬他不動”的方言格式應服從“我搬不動他”的共通語格式。

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

關於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問題，林燾代表認為，普通話和方言之間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推廣普通話自然要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但是方言本身還是要不斷發展的，在方言的發展過程中，用不斷產生的符合生活需要的新的成分豐富普通話。鄧士代表說：目前漢語的情況是方言太多，不是方言太少了，推廣普通話就是盡量擴大普通話的使用範圍，相應地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方言在使用範圍上有限制，但是並不會因此消滅。文藝工作者代表都認為，過去提倡方言文學亂用方言詞彙是錯誤的。鄧士教授介紹蘇聯經驗，從他們的工作實踐中得出這一個結論：必須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規範。這一結論在三十年代高爾基的許多有名的言論裏明顯地表示出來。在這些言論裏，高爾基堅決反對使用方言詞和同行語等等來堵塞文學語言。在現代的俄羅斯文壇，對話中勉強還可以使用方言詞彙當作一種修辭手段，但是也要少用。格拉烏爾院士指出：任何藝術的目的都是要創造為全民族所能了解的作品，因此就不能用土語寫作或用任何方言寫作，而必須用標準語言寫作。吳文祺代表指出：文學語言必須吸收方言詞彙，即特別具有豐富的表現力而普通話沒有適當的詞可以代替的。

關於地方戲問題的意見，周有光代表說，推廣普通話不應排斥地方戲，地方戲應該讓它長期存在，因為地方戲有它的藝術特點。馬彥祥代表說：政府提倡發展地方戲曲，現在全國的地方戲曲有二百種之多。地方戲曲和方言的使用分不開，推行普通話以後，地方戲曲的腔調和音樂將要變得一致，這是個問題。侯寶林代表說：現在地方戲的語言已經自發地接近普通話，例如山東琴書已經有人用北京音唱；蘇州彈詞的唱本也含有普通話的語音成分。

確定語音規範是目前首要工作

參加大會的代表們一致認為，在漢語規範化工作，語言工作者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由於過去中國語言學基礎較差，現在面臨艱巨的任務，必須發掘潛培養新生力量，充分利用現有的科學研究力量，

加強團結；必須有計劃地分工合作，廣泛地進行深入的科學研究，才能把規範化的工作做好。確定普通話的語音規範是目前首要工作，必須迅速進行研究，使普通話的使用和教學有更正確的依據。同時，為了使我們的文學語言更加正確、精密、純潔、健康，現代漢語語法和詞彙的科學研究工作也必須大力展開。在即將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的情況下，方言調查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語言學理論的研究和漢語史的研究對於規範化的工作有指導作用，也應該予以充分的注意。語言教學必須放在科學的基礎上，也需要進行研究。

代表們都根據上面這些工作要求，結合了自己的業務，踴躍地承擔了同漢語規範化有關的研究題目。在語音研究和方言調查方面，擔任的人有33位，題目39個；語法研究方面，擔任的人有12位，題目12個；修辭研究方面，擔任的人有1位，題目1個；文字研究方面，擔任的人有3位，題目3個；詞彙研究方面，擔任的人有10位，題目7個；翻譯研究方面，擔任的有1位，題目1個；在教學研究和教材編纂方面擔任的人有6位，題目7個；在漢語史的研究方面，擔任的人有4位，題目5個；在文學作品、作家及電影語言的研究方面，擔任的人有3位，題目3個。

會議的最後一天通過決議。決議表示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對於漢語規範化問題有了共同的認識，表示今後應當加強這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並提出一些具體建議，包括組織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組織詞典計劃委員會，擬訂方言普查計劃，加強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高等學校語文系科的研究工作上的聯繫，並共同組織社會力量參加語言研究工作等項。

會議最後由主席田公推陳望道代表作總結發言，指出此次會議的召開是及時的，會議是成功的。陳望道代表並舉出會議的重要收穫，也指出會議的缺點，主要是準備工作不夠充分，若干專門問題未能深入研討，作出結論。

胡乔木代表的談話

胡乔木代表在會期期間因事未能參加，在會期閉幕後和代表們作了一次談話，對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原則問題表明了他的意見。

漢語方言紛歧比其他同等重要的語言的方言紛歧嚴重得多，這對我們民族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漢語規範化工作就顯得特別重要和迫切。

所謂規範化並不是強迫人們按照一種格式說話或寫文章。規範不等於法則。語言的法則是客觀存在

的，但是語言學家的任務不僅在於發現法則，並且要依據所發現的法則建立標準，推行這個標準，來影響語言的發展。這就是實現規範化。

從漢語的發展來看，從漢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來看，普通話已經形成，我們應該去推廣它。除北京語音以外，我們找不到其他地點的語音可以成為公認的標準音。用北京音作標準音是和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相聯系的。我們不是把北京方言推行到全國，而是按照北京音系的語音來推行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

推行普通話以後，方言是不會馬上消失的。如果有人願意說方言，沒有人禁止他。但是方言的活動範圍一定越來越小，為了民族利益，為了民族文化的發展，我們歡迎這種趨勢。

（接35頁）

首先在全國學校、部隊、機關和人民團體中進行有計劃有系統的工作，這些困難是完全可以逐步克服的。為着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的規範化，並為漢字的根本改革準備條件，需要全國語言科學界和語文教育界通力合作，對漢語進行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工作，詞彙研究工作和漢字改革方案的實地實驗，同時需要對人民羣眾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

接着，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王力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宣讀提案審查報告。一致通過。

大會秘書長葉籟士宣讀《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草案）》，一致通過。

最後，由教育部部長張奚若致閉幕詞。他希望全體代表成為文字改革工作的宣傳者和組織者，把大會決議正確地、完滿地予以貫徹和實現。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自10月15日開幕以來，經過九天的大會報告、小組討論、大會發言，至此，在經

有人問：為什麼我們支持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而不提倡發展漢語的方言？我們說：方言跟少數民族語言不是一個問題。語言是民族的特徵，少數民族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要發展的；一個民族要求一個語言，方言不能代表民族，因此它不能和民族語言相提並論。

方言在逐漸衰亡過程中仍然為一定地區的人民服務，我們用不着歧視它，但是不要擴大它的影响。地方戲的發展與方言沒有必然的聯系。地方戲只要能保持其音樂、藝術等方面的特殊色彩，它還是會存在的。現在擴大方言影响的不是地方戲，而是一部分作家。他們喜歡用大量的方言寫作，這種作法對於民族文化的發展有阻礙的作用。（羣策）

久不息的掌聲中，如期勝利閉幕。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閉幕後，教育部接着召集參加這個會議的各地中小學、各級師範學校教師和教育行政幹部代表，舉行座談會。

座談會根據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決議，研究了推廣普通話的方針和在學校中用普通話教學的步驟，討論了訓練教師、編輯普通話教材等重要問題。

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在座談會上作了總結性發言。他号召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教學，中、小學以及師範學校、工農業餘文化學校和幹部文化補習學校都要積極採用簡化字。教育部將吸取座談會上提出的意見，制定具體指示，報請國務院批准後公布施行。他還說，教育部決定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公文往來中用簡化字，並且推廣橫寫、單排；“北京語音教學研究班”正在積極籌備中。

座談會由10月24日開始，26日結束。（附註）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



中國科學院
社會科學學
10月25日到
召開現代漢
語規範問題學
術會議。右圖為中
國科學院院長郭
沫若致開幕詞。
（照片均係新
華社記者孟慶彪攝）

①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第六組小組會討論情況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招
待代表茶話會
（起立者陳望道）



② 出席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的代表參觀中國文字
改革文獻資料展覽館

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
下加以改革。



試教教材憑証發行

下列各種教材，本學期教育部已在全國各地指定少數學校試教，準備在 1956—1957 學年度上學期全面推行。現在各地機關、團體和沒有被指定試教的學校、教師紛紛來信要求購備參考，為此特重版供應。發行辦法，必須憑機關、團體或學校的證明信，向當地新華書店分店或新華書店北京分店現購或函購。如當地有新華書店支店的，可委託支店代購。

初級小學課本語文第一冊	蔣仲仁等編	0.16 元
初級小學課本語文第一冊教學參考書	蔣仲仁等編	0.45 元
初級中學文學教學大綱草案(初稿)		0.09 元
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冊	張畢來等編	0.38 元
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冊教學參考書	張畢來等編	0.24 元
初級中學課本漢語第一冊	張志公等編	0.16 元
初級中學課本漢語第一冊教學參考書	張志公等編	0.27 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語音常識	董少文著	0.47 元
漢語講話	王力著	0.26 元
江浙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王力著	0.27 元
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王力著	(在排校中)
福建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高名凱著	(在編寫中)

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 022 号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為定期出版物

每冊定價人民幣 0.20 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月刊

1955 年 11 月号

第 41 期

1955 年 11 月 22 日出版

社 長 章 愨

編輯委員 丁西林 王 力 呂叔湘
杜松壽 吳曉鈴 羅常培
林漢達 陳 剛 高名凱
倪海曙 章 愨 陸志韋
曹伯韓 莊 棟 傅懋勛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籟士
鄭之東 黎錦熙 魏建功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景山東街 45 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 銷 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個月 0.60 元，半年 1.20 元，全年 2.40 元；寄費：1. 平郵寄費不計，2. 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27,040